

瀏陽譚壯飛先生著

仁學

國民報社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第000081號

圖書

J
2396
5

瀏陽譚壯飛先生著

仁學

國民報社藏板

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十日印刷
明治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明治三十五年八月五日再版



著者

瀏

陽

譚

發行者

國
民
報
社
編
輯
所

上海新馬路餘慶里三街十九號

印刷者

多
田
榮
次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番地

印刷所

愛
善
社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番地

譚 君 嗣 同



MR. TAN TZE TUNG
PHILOSOPHER AND HERO OF CHINA MARTYRED AT PEKING
DURING THE COUP-DE-TAT OF SEPT. 1898.

譚嗣同傳

仁

學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強學會倡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至上海。游京師。與同志時相過從。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

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仁鑄來督湘學。湖南紳士某某等踴躍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標。乃謀大集豪傑于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時君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不一而足。大半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慨慷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戊戌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乃未及十日。而變已起。以八月十三日。棄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就義。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

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初。君之未被逮也。有日本志士數輩。勸其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吾中國數千年來。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其視死如歸也如此。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初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尊佛。不尊孔子。既而深窺易春秋之奧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繼又探華嚴性海之理。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探相宗識浪之理。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自是益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

仁學一書。又散見于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尙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輿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君死後。皆散佚。又有政論數十篇。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均逸去。其見於湘報者。僅十之一二耳。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待人和平。妻李氏。長沙李壽蓉之女。曾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君無子女。後以近支某之子繼爲嗣。

論曰君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咕嚕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者。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卽世間卽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卽人卽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旣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

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旣無淨土矣。旣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卽仁卽智卽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入仁。可以救衆生。

西門入五...

...

...

...

...

...

...

...

...

仁學自叙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義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鄒說通元爲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極於元。能爲仁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而孔與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調變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墨。周秦學者必曰孔墨。孔墨誠仁之一宗也。惟其尙儉非樂。似未足進於大同。然既標兼愛之旨。則其病亦自足相消。蓋兼愛則人我如一。初非世之專以尙儉非樂苦人也。故墨之尙儉非樂。自足與其兼愛相消。猶天元代數之以正負相消。無所於愛焉。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畧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爲高遠哉。蓋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吾自少至壯。徧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爲塊然軀壳。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二三豪俊。亦時切亡教之憂。吾則竊不謂然。何者。教無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極其

量。不過亡其名耳。其實固莫能亡矣。名非聖人之所爭。聖人亦名也。聖人之名若性皆名也。即吾之言仁言學皆名也。名則無與於存亡。呼馬馬應之可也。呼牛牛應之可也。道在屎溺。佛法是乾屎橛。無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實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實而不克傳其實。使人反替於名實之爲苦。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猶海之一涓滴耳。其苦何可勝道。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干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攷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凡誦吾書。皆可於斯二語領之矣。所懼智慧未圓。語多有漏。每思一義。理奧例蹟。倉涌奔騰。際筆來會。急不暇擇。修詞易刺。止期直達所見。文詞亦自不欲求工。況少有神悟。又決非此世間之語言文字所能曲肖。乃至非此世間之腦氣心思所能徑至。古之達人。

仁

學

悼夫詞害意害志。所以寧終默爾也。莊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聖人。知其解者。猶旦暮也。夫既已著爲篇章。即墮粗跡。而知解不易。猶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復無由悟入。是以若彼其難焉。今則新學競興。民智漸闢。吾知地球之運。自苦向甘。吾慚吾書未鑿觀聽則有之。若夫知解爲誰某。爲幾何。非所敢患也矣。書凡五十篇。分爲二卷。首界說二十七條。華相衆生自敘於蟲蟲。天之微大弘孤精舍。

仁學

瀏陽譚嗣同遺著

仁學界說 二十七界說

仁以通為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一

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二

通之義。以道通為一。為最渾括。三

通有四義。中外通。多取其義於春秋。以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內外

通。多取其義於易。以陽下陰。吉陰下陽。吝泰否之類故也。人我通。多取其義於佛經。以

無人相無我相故也。四

仁亦名也。然不可以名名也。惡名名者。故惡名。知惡名。幾無仁學。五

不識仁。故為名亂。亂於名。故不通。六

通之象為平等。七

通則必尊靈魂。平等則體魄可為靈魂。八

仁

學

靈魂智慧之屬也。體魄業識之屬也。九

智慧生於仁。十

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十一

仁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十二

不生不滅仁之體。十三

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十四

生近於新。滅近於逝。新與逝平等。故過去與未來平等。十五

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過去未來皆現在。十六

仁一而已。凡對待之詞皆當破之。十七

破對待當參伍錯綜其對待。十八

參伍錯綜其對待。故迷而不知平等。十九

參伍錯綜其對待。然後平等。二十

無對待。然後平等。二十一

仁

學

無無然後平等 二十一

平等生萬化代數之方程式是也。其為物不貳。故生物不測。不測則無對待。不測則參伍錯綜其對待。代數如權衡然。參伍錯綜之不已。必平等則無無 二十三

試依第十四條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滅亦平等之理。用代數演之。命生為甲。命滅為乙。不字為乘數。列式如左。

$$\text{甲} = \text{生}$$

$$\text{乙} = \text{滅}$$

$$\text{乘} = \text{不}$$

$$\text{不} \times \text{甲} =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乙} = \frac{\text{不} \times \text{乙}}{\text{不}}$$

$$\text{甲} \text{乙} = \frac{\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甲}}{\text{不} \text{不}}$$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乙}) =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不} \times (\text{甲} \text{乙}) = \text{不} \times (\text{乙} \text{甲})$$

$$\text{甲} \text{乙} = \text{乙} \text{甲}$$

$$\text{甲} = \frac{\text{乙} \text{甲}}{\text{乙}}$$

$$\text{乙} = \frac{\text{甲} \text{乙}}{\text{甲}}$$

$$甲 = 乙$$

$$\frac{不 \times 甲}{不 \times 乙} = \frac{不 \times 乙}{不 \times 甲}$$

$$不 \times 甲 = \frac{不 \times 乙}{不 \times 甲}$$

$$不 \times 乙 = \frac{不 \times 甲}{不 \times 乙}$$

$$\frac{不 \times 甲}{甲} = \frac{不 \times 乙}{乙}$$

$$不 \times 甲 = \frac{不 \times 乙}{甲}$$

$$甲 = \frac{不 \times 乙}{乙} \times 甲$$

$$\frac{不 \times 乙}{乙} = \frac{不 \times 甲}{甲} \times 乙$$

$$\frac{甲}{乙} = \frac{不 \times 甲}{不 \times 乙}$$

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

二十四

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

二十五

算學即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二十六
 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輿全體心靈四學。蓋群學群教之門徑。在是矣。二十七

仁學一

徧法界。虛空界。衆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墨謂之兼愛。佛謂之性海。謂之慈悲。耶謂之靈魂。謂之愛人如己。視敵如友。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衆生由是出。夫人之至切近者。莫如身。身之骨二百有奇。其他筋肉血脉臟腑。又若干有奇。所以成是而粘砌。是不使散去者。曰惟以太。由一身而有夫婦。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由一身而有家有國。有天下。而相維繫不散去者。曰惟以太。身之分爲眼耳鼻舌身。眼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聞。鼻何以能嗅。舌何以能嘗。身何以能觸。曰惟以太。與身至相切近。莫如地。地則衆質點粘砌而成。何以能粘砌。曰惟以太。任剖某質點一小分。以至於無。察其爲何物所凝結。曰惟以太。至與地近。厥惟月。月與地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地統月與

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爲八行星。又有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互相吸引不散去也。金水諸行星。又各有所繞之月。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合八行星與所繞之月。與小行星與彗星。繞日而疾旋。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此一世界之日。繞行星。與月。繞昴星。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團。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大千世界。此一大千世界之昴星。繞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團。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恆河沙數。各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爲一世界海。恆河沙數世界海。爲一世界性。恆河沙數世界性。爲一世界種。恆河沙數世界種。爲一華藏世界。華藏世界以上。始足爲一元。而元之數。則算所不能稽。而終無有已時。而皆互相吸引不散去。曰惟以太。其間之聲光熱電風雨雲露霜雪之所以然。曰惟以太。更小之於一葉。至于目所不能辨之一塵。其中莫不有山河動植。如吾所履之地。爲一小地球。至於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萬而未已。更小之又小。至於無。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於空氣之中。曰惟以太。學者第一當認明以太之體。與用。始可與言仁。以太之用之。至靈而可徵者。於人身爲腦。其別有六。曰大腦。曰小腦。曰腦蒂。曰腦橋。曰

脊腦其分布於四支及周身之皮膚。曰腦氣筋。於虛空則爲電。而電不止寄於虛空。蓋無物不彌綸貫徹。腦其一端。電之有形質者也。腦爲有形質之電。是電必爲無形質之腦。人知腦氣筋通五官百骸爲一身。即當知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也是故發一念。誠不誠。十手十目嚴之。出一言。善不善。千里之外應之。莫顯乎微。容色可徵。意旨莫見乎隱。幽獨即是大廷。我之心力能感人。使與我同念。故自觀念之所由始。即知所對者品詣之高卑。彼已本來不隔。肺肝所以如見。學者又當認明電氣。即腦。無往非電。即無往非我。妄有彼我之辨。時乃不仁。雖然。電與腦。猶以太之表著於一端者也。至於以太。尤不容有差別。而電與腦之各亦不立。

若夫仁。試以太中提出一身而驗之。有物驟而與吾身相切。吾知爲觸重焉。吾知爲癢爲痛。孰知之。腦知之所切。固手足之末。非腦也。腦何由知之。夫固言腦即電矣。則腦氣筋之周布。即電線之四達。大腦小腦之盤結。即電線之總匯。一有所切。電線即傳信於腦。而知爲觸爲癢爲痛。其機極靈。其行極速。惟病麻木痿痺。則不知之。由電線已摧壞。不復能傳信至腦。雖一身如異域然。故醫家謂麻木痿痺爲不仁。不仁則一身如異

域是仁必異域如一身異域如一身猶不敢必即盡仁之量况本爲一身哉一身如異
 域此至奇不恒有人莫不怪之獨至無形之腦氣筋如以太者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
 身而妄分彼此妄見畛域但求利己不恤其他疾痛生死忽不加喜戚於心反從而忌
 之蝕之齟齬之屠殺之而人不以爲怪不更怪乎反而觀之可識仁體
 是故仁不仁之辨於其通與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電線四達無遠弗屆異
 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繼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無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
 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彼鄙夫駮豎得一美衣食則色然喜喜其得於我
 也其時乍見有我之力量遂止於此而不能通之於人爭奪之患起雖父子兄弟乾餼
 以愆矣少賢於此則能通於一家而不能通於鄉里寢假而一鄉一縣又不能通於一國
 寢假而一國而語及全球則又僂焉不欲任受夫是以仁者希也抑豈不以全球爲遠
 於一身一家乎哉然而全球者一身一家之積也近身者家家非遠也近家者鄰鄰非
 遠也近此鄰者彼鄰彼鄰又非遠也我以爲遠在鄰視之乃其鄰也此鄰以爲遠在彼
 鄰視之亦其鄰也啣接爲鄰鄰鄰不斷推之以至無垠周則復始斯全球之勢成矣且

下掘地球而通之。華之鄰即美也。非有隔也。更廣運精神而通之。地球之鄰可盡虛空界也。非有隔也。安見夫全球之果大。而一身一家之果小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覃思典籍。極深研幾。罔不自謂求仁矣。及語以中外之故。輒曰。閉關絕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遠。鬼神之冥。漠然將以仁通之。況同生此地球。而同爲人。豈一二人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於我。我將師之。彼忽於我。我將拯之。可以通學。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況於通商之常常者乎。譬如一身然。必妄立一法曰。左手母得至乎右。右手母得至乎左。三焦百脈。母得相貫注。又有是理乎。而猥曰。閉之絕之。禁之不通矣。夫惟不仁故。天地間亦仁而已矣。佛說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世界。有小衆生起一念。我則知之。雖微不至。雨一滴。能知其數。豈有他神奇哉。仁之至自無不知也。牽一髮而全身爲動。生人知之。死人不知也。傷一指而終日不適。血脈貫通者知之。痿痺麻木者不知也。吾不能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即莫測能通者之所知。而詫以爲奇。其實言通至於一身。無有不知者。至無奇也。知不知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無智之可言也。

孔曰仁者必有勇。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其事急。其情切。豈有猶豫顧慮。而莫敢前者。勇不勇之辨。於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無勇之可言也。義之爲宜。出於固然。無可言也。吾知手必不能爲足之所爲。足必不能爲手之所爲也。苟其能而無害。又莫非宜也。信之爲誠。亦出於固然。無可言也。知痛癢。知捍衛。吾知其非外假也。非待設心而然也。非有欲於外之人也。禮者。即其既行之跡。從而名之。至於禮抑末矣。其辨皆於仁不仁。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

吾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犁然不可以締合。寐者遽遽乍見。一我對待者。皆爲人。其機始于一人。我究於所見。無不人。我者見愈小者見我亦愈切。愚夫愚婦。於家庭所親。則肆其咆哮之威。愈親則愈甚。見外人反畏之而忘之。以切我者。與不切于我也。切于我者。易於愛。易於愛者。亦易於不愛。愛之所不及。亦不愛之所不及。同一人我。而人我之量。斯其小者大於此者。其人我亦大。湘人士不幸處于未通商之地。不識何者爲中外。方自以爲巍巍然尊。任我以非禮施設。而莫余敢止。雖同里之人。曾疑忌詆誅之。不曰於是乎好謠言。於是乎好攻擊。及出而遊歷。始驚天地之大。初不若吾向者之所私度。

直疑不勝疑。忌不勝忌。攻擊不勝攻擊。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不能自解向者之何以爲也。莊曰：室無空虛。婦姑勃谿。以所處者小也。漢儒訓仁爲相偶。人於人不相偶。尙安有世界不相人偶。見我切也不仁矣。亦以不人。雖然此之分別。由於人我而我我之也。甚至一身而有人我。何則仁而已矣。而忽有智勇之名。而忽有義信禮之名。而忽有忠孝廉節之名。仁亦名矣。不可立猶可立者也。傅之智勇義信禮云云。胡爲者。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則專言仁。間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藉以顯仁之用。使衆易曉耳。夫豈更有與仁並者哉。學人不察。妄生分別。就彼則失此。此得又彼喪。徘徊首鼠。卒以一無成而兩俱敗。祇見其拘牽文義。嫌疑罣礙。分崩離析。無復片段。猶一身而自斷其元首。剝其肺腸。車裂支解。其四體磔膊。鬻割其肌肉。而相率以疊斃於分別之下。彼人我之人。我車裂之刑也。此一身之人。我寸磔之刑也。不其悲夫。不其悲夫。仁之亂也。則於其名。名忽彼而忽此。視權勢之所積。名時重而時輕。視習俗之所尙。甲亦一名也。乙亦一名也。則相持。名名也。不名亦名也。則相詭。名本無實體。故易亂。名亂焉。而仁從之。是非名罪也。主張名者之罪也。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

畏若國憲而不敢議嗟乎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寶而決非實也又况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極臣官以名輒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尙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亂於名也亦其勢自然也中國積以威刑箝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爲箝制之器如曰仁則共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乃得以責臣子曰爾胡不忠爾胡不孝是當放逐也是當誅戮也忠孝旣爲臣子之專名則終必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爲名教之所上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缺望曰怏怏曰腹誅曰亡等曰大逆不道是則以爲當放逐放逐之而已矣當誅戮誅戮之而已矣曾不若孤豚之被繫縛屠殺也猶奮盪呼號以聲其痛楚而人不之責也施者固泰然居之而不疑天下亦從而和之曰得罪名教法宜至此而逢比屈原伯奇申生之流逐銜冤飲恨於萬古之長夜無由別白其美實不幸更不逮逢比諸人之遭則轉復被之以惡名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此其黑暗豈非名教之爲之藪耶

然名教也者。名猶依倚乎教也。降而彌甚。變本加厲。乃亡其教而虛牽於名。抑憚乎名而竟不敢言教。一若西人乃有教。吾一言教。即陷於夷狄異端也者。凡從耶教。則謂教民。煌煌然見於諭旨。見於奏牘。見於檄移文告。是耶教有民。孔教無民矣。又遇中外交涉事。則曰民教相安。或曰反教爲民。煌煌然見於諭旨。見於奏牘。見於檄移文告。是憚無教之名。而其以教專讓於人。而甘自居爲無教之民矣。嗟乎。因循教而立名。不謂名之弊。乃累教如此也。

仁亂而以太亡乎。曰無亡也。匪惟以太也。仁固無亡。無能亡之者也。亦無能亡也。亂亡者。即其既有條理。而不循其條理之謂。孰能於其既有也。而強無之哉。夫是故亦不能強無而有。不能強有者。雖仁至如天。仁乎何增。不能強無。雖不仁至如禽獸。仁乎何減。不增。惟不生。故不滅。惟不滅。故知乎不生不滅。乃今可與談性。生之謂性。性也。形色天性也。性善性也。性無亦性也。無性何以善。無善所以善也。有無善而後有無性。有無性斯可謂之善也。善則性之名。固可以立。就性名之已立而論之。性一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相愛之能力。故曰性善也。性善何以情。有惡曰情。豈有惡哉。從而爲之名耳。所

謂惡。至於淫殺而止矣。淫固惡。而僅行於夫婦。淫亦善也。殺固惡。而僅行殺殺人者。殺亦善也。禮起於飲食。而以之沈湎而饕餮者。即此飲食也。不聞懲此而廢飲食。即飲食無不善也。民生於貨財。而以之貪黷而劫奪者。即此貨財也。不聞戒此而去貨財。則貨財無不善也。妄喜妄怒。謂之不善。然七情不能無喜怒。特不當其可耳。非喜怒惡也。忽寒忽暑。謂之不善。然四時不能無寒暑。特不順其序耳。非寒暑惡也。皆既有條理。而不循條理之謂也。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所謂惡也。惡者即其不循善之條理而名之。用善者之過也。而豈善外別有所謂惡哉。若第觀其用。而可名之曰惡。則用自何出。用爲誰用。豈惟情可言惡。性亦何不可言惡。善性善。斯情亦善。生與形色。又何莫非善。故曰皆性也。世俗小儒。以天理爲善。以人欲爲惡。不知無人欲尙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王船山有言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適合乎佛說。佛即衆生。無明即眞如矣。且更即用徵之用。固有惡之名也。然名名也。非實也。用亦名也。非實也。名於何起。用於何始。人名名。而人名用。則皆人之爲也。猶名中之名也。何以言之。男女構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

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故皆習謂淫爲惡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行之於朝廟。行之於都市。行之於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沿習至今。亦孰知其惡者。乍名爲惡。即從而惡之矣。或謂男女之體。生於幽隱。人不恆見。然如世之行禮者。光明昭著。爲人易聞。易覩。故易謂淫爲惡耳。是禮與淫。但有幽顯之辨。果無善惡之辨矣。是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於幽隱。而生於面額之上。舉目即見。將以淫爲相見禮矣。又何由知爲惡哉。戕害生命。名之曰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之屬。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天亦嘗殺人矣。何以不名天爲惡也。是殺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第名殺人爲惡。不名殺物爲惡耳。以言其實。人不當殺物。亦不當殺殺殺之者。非殺惡也。孔曰。性相近。習相遠。沿於習而後有惡之名。惡既爲名。名又生於習。可知斷斷乎無有惡矣。假使誠有惡也。有惡之時。善即當滅。善滅之時。惡又當生。不生不滅。以太乃如此哉。或曰。不生不滅矣。何以有善。有善則仍有生滅。曰。生滅者。彼此之辭也。善而

有惡則有彼此。彼滅則此生。獨善而已。復何生滅。曰。有善矣。何以言性。無性無則善亦無。曰。有無亦彼此之辭也。善而有惡。則有彼此。彼無則此有。獨善而已。復何有無。雖然。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無殺。亦無能殺者。有善故無惡。無惡故善之名可以不立。佛說自無始來。顛倒迷誤。執妄爲眞。當夫生民之初。不聞何一人出而偏執一義。習之數千年。遂確然定爲善惡之名。甚矣衆生之顛倒也。反謂不顛倒者顛倒。顛倒生分別。分別生名。顛倒故分別。亦顛倒。謂不顛倒者顛倒。故名亦顛倒。顛倒習也。非性也。斷殺者何。斷不愛根。故斷淫者何。斷愛根。故不愛斷。而愛亦斷者何。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故譬諸吸力焉。必上下四方。齊力並舉。敵引適均。無所偏倚。然則日星於中。運大地於中。舉萬類於中生。向使一面吸力獨重。則將兩面切附。而畢棄其餘。畢棄其餘。則吸力不周。而既兩相切附。則膠固爲一吸力。亦且無由以顯而亡於無。夫吸力即愛力之異名也。善用愛者。所以貴兼愛矣。有所愛必有所大不愛也。無所愛將留其愛以無不愛也。是故斷殺必先斷淫。不斷淫亦必不能斷殺。淫而殺。殺而淫。其情相反。其事相因。殺即淫。淫即殺。其勢相成。其理相一。陷桁楊。膏肅斧。罪獄多起於淫。恣虜掠。查奸翹橫。

決皆肆於殺。此其易明者也。若乃其機。則猶不始此。殺人者。將以快己之私。而洩己之欲。是殺念。即淫念也。淫人者。將以人之宛轉痛楚。奇癢殊顛。而爲己之至樂。是淫念。即殺念也。同一女色。而髻齡室女。尤流俗所涎慕。非欲創之。至流血哀啼。而後快耶。殺機一也。穿耳以爲飾。殺機又一也。又其甚者。遂殘毀其支體。爲纏足之酷毒。尤殺機之暴著者也。纏足不知何昉。據其見於詩詞吟咏。要以趙宋爲始。盛嗚呼。悲哉。彼北狄之紀綱。何足與華人比並者。顧自趙宋以後。奇渥溫愛新覺羅之族。迭主華人之中國。彼其不纏足一事。已足承天畀佑。而非天之誤。有偏私也。又况西人治化之美。萬萬過於北狄者乎。華人若猶不自省。其亡國之由。以畏懼而亟變纏足之大惡。則愈淫愈殺。永無底止。將不惟亡其國。又以亡其種類。不得歸怨於天之不仁矣。且又不惟中國。非洲之壓首。歐洲之束腰。皆殺機也。斷殺以斷淫。不能不一切剷除之也。若夫世之防淫。抑又過矣。而適以召人於淫。曰立淫律也。曰禁淫書也。曰恥淫語也。雖文明如歐美。猶諱言牀第。深以淫爲羞辱。信乎達者之難觀也。夫男女之異。非有他在。牝牡數寸間耳。猶夫人之類也。今錮之嚴之。隔絕之。若鬼物。若仇讎。是重視此數寸之

牝牡翹之以示人使知可貴可愛以豔羨乎淫然則特偶不相見而已一旦瞥見其心必大動不可止一若苞芳之居喪見妻而心亂直以淫具待人其自待亦一淫具矣復何爲不淫哉故重男輕女者至暴亂無禮之法也男則姬妾羅侍放縱無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馴至積重流爲溺女之習乃忍爲蜂蟻豺虎之所不爲中國雖亡而罪當有餘矣夫何說乎佛書雖有女轉男身之說惟小乘法爾若夫華嚴維摩詰諸大經女身自女身無取乎轉自絕無重男輕女之意也苟明男女同爲天地之菁英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平等相均初非爲淫而始生於世所謂色者粉黛已耳服飾已耳去其粉黛服飾血肉聚成與我何異又無色之可好焉則將導之使相見縱之使相習油然相得澹然相忘猶朋友之相與往還不覺有男女之異復何有於淫淫然後及今可止也藏物於篋懼使人見而欲見始愈切坦坦然剖以相示則且曰熟視而若無覩矣夫淫亦非有他機器之關捩沖盪已耳沖盪又非能自主有大化之鑪鞴鼓之童而精少老而閉房鳥獸方春而交輪軸緣瀆而動平澹無奇發於自然無所謂不樂自無所謂樂也今懸爲厲禁引爲深恥沿爲忌諱是明誨人此中之有至甘焉故爲吝之秘之使不可即

得而迫以誘之。瘞金璧者曰：皆不得發焉。是人盜也。陳漿醕者曰：皆不得飲焉。是使人渴也。戒淫者曰：而勿淫。是淫之心由是而啓也。不惟人以爲禁爲恥爲諱。又自禁之自恥之。自諱之。豈不以此中有至甘焉。深耽篤嗜。惟恐人之譏責。而早爲之地耶。迂儒乃曰：以此防民。民猶有踰者。奈何去之。是果以防爲足。斷淫耶。淫者自淫。防豈能斷耶。不淫自不淫。抑豈防之力耶。且逆水而防。愈厚。水力亦愈猛。終必一潰決。氾濫之患。遂不可收拾矣。水患防所激成。淫禍亦禁與恥與諱所激成也。俗間婦女。昧於理道。奉腐儒古老之謬說。爲天經地義。偶一失足。或涉疑似之交。即使人却持箝其舌。使有死不敢言。至於爲人玩弄。爲人脅逃。爲人鬻販。或忍爲婢媵。或流爲娼妓。或羞憤斷吭以死。而不知男女構精。特兩機之動。毫無可羞醜。而至與人間隙也。中國醫家。男有三至。女有五至之說。最爲精美。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醫之精化學者。詳攷交媾時筋絡肌肉如何動法。涎液質點如何情狀。繪圖列說。畢盡無餘。兼范蠟肖人形體。可拆卸諦辨。多開考察淫學之館。廣布闡明淫理之書。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徒費一生嗜好。其事乃不過如此。如此機器焉已耳。而其動又有所待。其待又有所待。初無所謂淫也。更何

論於斷不斷。則未有不廢然返者。遇斷淫之因緣。則徑斷之。無其因緣。蓋亦奉行天地之化機。而我無所增損於其間。佛說視橫陳時。味同嚼蠟。雖不斷猶斷也。西人男女相親。了不忌避。其接生。至以男醫爲之。故淫俗。卒少於中國。遏之適以流之。通之適以塞之。凡事蓋莫不然。況本所無有。而強致之。以苦惱一切衆生哉。遇斷殺之因緣。亦徑斷之可也。即不斷。要不可不斷於心也。關佛者動曰。斷淫則人類幾絕。斷殺則禽獸充塞。此何其愚而悍也。人一不生。不滅者。有何可絕耶。禽獸亦一不生。不滅者。將欲殺而滅之乎。野處之禽獸。得食甚難。孳衍稍多。則無以供。雖不殺之。自不能充塞。其或害人。乃人之殺機所召。不關充塞。不充塞也。家畜之禽獸。尤賴人之勤於牧養。芻豢偶缺。立形衰耗。明明人將殺之。而故蕃之。豈自能充塞乎。以論未開化之游牧部落。或可耳。奈何既已成國。既艱食而粒我。猶爲口腹殘物命。愈殺以愈生。顧反謂殺之始不充塞乎。故曰。世間無淫。亦無能淫者。世間無殺。亦無能殺者。以性所本無故。性所本無。以無性故。或難曰。草木金石至冥也。而寒熱之性異。鳥獸魚鼈至愚也。而水陸之性異。謂人無性。毋乃不可乎。曰。就其本原言之。固然其無性明矣。彼動植之異性。爲自性爾乎。抑質點。

之位置與分劑有不同耳。質點不出乎七十三種之原質。某原質與某原質化合則成一某物之性。析而與他原質化合。或增某原質。減某原質。則又成一某物之性。即同數原質化合。而多寡主佐之少殊。又別成一某物之性。紛紜蕃變。不可紀極。雖聚千萬人之畢生精力治化學。不能竟其緒。而宣其蘊。然而原質則初無增損於故也。香之與臭。似判然各有性矣。及考其成此香臭之所以然。亦質點布列。微有差池。致觸動人鼻中之腦氣筋。有順逆迎拒之異。故覺其爲香爲臭。苟以法改其質點之聚。香臭可互易也。此化學家之淺者。皆優爲之。烏覩所謂一成不改之性耶。庖人之治庖也。同一魚肉。同一蔬筭。調和烹煮之法。又同宜同一味矣。而或方正切之。或斜切之。或薑葉切之。或醬之。或糜之。或巨如塊。或細如絲。其奏刀異。其味亦因之而不同。此豈性也哉。由大小斜正之間。其質點不無改變。及與舌遇。遂改變舌上腦氣筋之動法。覺味有異耳。故論其原質。必不容有寒熱云云。諸性明矣。然原質猶有七十三之異。至於原質之原則。以太而已矣。一故不生不滅。不生故不得言有不滅。故不得言無謂以太。即性可也。無性可言也。

不生不滅有徵乎曰彌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學諸理窮其學之所至不過析數原質而使之分與併數原質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者時其好惡劑其盈虛而以號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豈能竟消磨一原質與別創造一原質哉礦學之取金類也不能取於非金類之礦醫學之禦疵癘也不能使疵癘絕於天壤之間本爲不生不滅烏從生之滅之譬於水加熱則漸涸非水滅也化爲輕氣養氣也使收其輕氣養氣重與原水等且熱去而仍化爲水無少滅也譬如燭久燃則盡跋非燭滅也化爲氣質流質定質也使收其所發之炭氣所流之蠟淚所餘之蠟煤重與原燭等且諸質散而滋育他物無少棄也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爲器也毀矣然陶埴土所爲也方其爲陶埴也在陶埴曰成在土則毀及其碎也還歸乎土在陶埴曰毀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環都無成毀譬如餅餌入胃而化之其爲食也亡矣然餅餌穀所爲也方其爲餅餌也在餅餌曰存在穀曰亡及其化也還糞乎穀在餅餌曰亡在穀又以存但有變易復何存亡譬於風朝南而暮北昨颶而今颶由質點動靜往來疾徐之互殊而此風即彼風非此生而彼滅也譬於雨東雲霖而西雲曦秋患旱而春患潦由地氣寒熱燥濕舒鬱之所致

而上之霖霖。卽下之淵泉。川之泛溢。卽陸之蒸潤。非於霄生而於壤滅也。譬於陵谷滄桑之變。易地球之生。不知經幾千萬變矣。洲渚之壅坳。知崖岸之將有傾頽。草木金石之質。日出於地。知空穴之終就淪陷。赤道以旋速而隆起。卽南北極之所翕斂也。火期之炎。冰期之沍。卽一氣之所舒卷也。故地球體積之重率。必無軒輊。於昔時有之。則畸重而去。日遠。畸輕而去。日近。其軌道且歲不同矣。譬於流星隕石之變。恒星有古無而今。有有古有而今無。彗孛有循橢圓線。而往可復返。有循拋物線。而一往不返。往返者遠近也。非生滅也。有無者聚散也。非生滅也。木星本統四月。近忽多一月。知近度之所吸取。火木之間。依比例當更有一星。今惟小行星武女等百餘。知女星之所剖裂。卽此地球亦終有隕散之時。然地球之所隕散。他星又將用其質點以成新星矣。王船山之說。易謂一卦有十二爻。半隱半見。故大易不言有無。隱見而已。孔子之論禮。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禮有不得與民變革損益而已。凡此諸證。雖一一佛有阿僧祇身。一一身有阿僧祇口。說亦不能盡。

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嘗焉嘗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

死亡之懼。縮腦而不敢爲。方更於人禍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顧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快慰焉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夫目力所得而諦觀審視者。不出尋丈。顧謂此尋丈。遂足以極天下之所至。無復能有餘。而一切因以自畫。則鮮不謂之大愚。何獨於其生也。乃謂止此。卒數十年而已。於是心光之所注射。雖萬變百遷。終不出乎飲食男女貨利名位之外。則彼蒼之生人。徒以供玩弄。而旋即毀之矣乎。嗚呼。悲矣。孔○未○知○生○焉○知○死○欲○明○乎○死○試○與○論○生○生○何○自○而○生○能○記○憶○前○生○者○往○往○有○之○借○曰○生○無○自○也○則○無○往○而○不○生○矣○知○不○生○亦○當○知○不○滅○匪○直○其○精○靈○然○也○即○體○魄○之○至○粗○爲○筋○骨○血○肉○之○屬○兼○化○學○之○醫○學○家○則○知○凡○得○鐵○若○干○餘○金○類○若○干○木○類○若○干○燧○若○干○炭○若○干○小○粉○若○干○糖○若○干○鹽○若○干○油○若○干○水○若○干○餘○雜○質○若○干○氣○質○若○干○皆○用○天○地○固○有○之○質○點○粘○合○而○成○人○及○其○既○散○而○散○仍○各○還○其○質○點○之○故○復○他○所○粘○合○而○成○新○人○新○物○生○固○非○生○滅○亦○非○滅○又○况○體○魄○中○之○精○靈○固○無○從○覩○其○生○滅○者○乎○莊○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此○言○最○爲○學○道○入○聖○之○始○基○由○是○張○橫○渠○有○太○和○之○說○王○船○山○有○一○聖○人○死○其○氣○分○爲○衆○賢○人○之○說○其○在○耶○則○曰○靈○魂○曰○永○生○在○佛○則○曰○輪○迴○曰○死○此○生○彼○或

疑孔子教無此。繫易固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爲不言乎。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雜陳東西古今之教。至爲殺贖。有極精微者。亦有荒誕不可究詰者。然不論如何精微荒誕。皆有相同之公理。一曰慈悲。曰靈魂。不言慈悲。靈魂。不得有教。第言慈悲。不言靈魂。教而不足以行。言靈魂。不極荒誕。又不足行於愚冥頑梗之域。且荒誕云者。自世俗名之云爾。佛眼觀之。何荒誕之非精微也。鄙儒老生。一聞靈魂。咋舌驚爲荒誕。烏知不生不滅者。固然其素矣。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爲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豐。此以殺爲不死。然已又斷殺者。非哀其死也。哀其具有成佛之性。強天閔之使死。而又生也。是故學者當知身爲不死之物。然後好生惡死之惑可祛也。口口口曰。西人雖曰爲槍礮殺人之具。而其心實別有所注。初不在此數十年之夢幻。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衆惑盡祛。而事業乃以勃興焉。或曰來生不復記憶。今生猶

今生之不知前生。雖有來生。竟是別爲一人。善報惡報。與今生之我何與。則告之曰。達此又可與忘人我矣。今生來生本爲一我。而以爲別一人。以其不相知也。則我於世之人。皆不相知。皆以爲別一人。即安知皆非我耶。况佛說無始劫之事。耶曰末日審判。又未必終無記憶而知之日也。若夫道力不足。任世之險阻。爲一時憤怒所激。妄欲早自引決。孱弱詭避。轉若惡生好死者。豈不以死即可以倖免矣。不知業力所纏。愈死且愈生。強脫此生之苦。而彼生忽然又加甚焉。雖百死復何濟。禮於畏壓溺謂之三不甲。孟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此修身俟命之學。所以不可不講。而輪迴因果報應諸說。所以窮古今無可訕焉。

雖然。西人言靈魂亦有不盡然也。同一大圓性海。各得一小分稟之。以爲人。爲動物。爲植物。爲金石。爲沙礫。水土。爲屎溺。乃謂惟人有靈魂。物皆無之。此固不然矣。佛說人化爲羊。羊化爲人。而惡道中有畜生一道。人不保其靈魂。則墮爲動物。動物苟善保其靈魂。則還爲人。動物與人。食息不能或異。豈獨無靈魂哉。至若植物似於人遠矣。然亦食淵泉雨露。息炭養二氣也。非洲之毒草。則竟有食人物血肉者。人之肺在內。植物之肺

在外。即葉是也。悉去植物之葉。而絕其萌芽。則立槁矣。無肺。固無以呼吸矣。西人謂詩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體物象形爲最工緻。此亦訓詁之奇而確者。至若金石沙礫水土屎溺之屬。竟無食息矣。然而不得謂之無知也。何以驗其有知。曰。有性情。何以驗其有性情。曰。有好惡。有好惡。於是。有攻取。有攻取。於是。有異同。有異同。於是。有分合。有生克。有此諸端。醫家乃得而用之。水火電熱聲光學。乃得而用之。農礦工藝製造學。乃得而用之。夫人之能用物。豈有他哉。熟知其好惡之知。而憤感之已耳。推此。則虛空之中。亦皆有知也。而世咸曰。植物以下者。爲無知。直不當以人所知之數例之。所以疑莫能明。人之知。爲繁。動物次之。植物以下。惟得其一端。如葵之傾日。鐵之吸電。火之炎上。水之流下。知非一端。要非人所不能有也。在人。則謂之知。在物。乃不謂之知。可乎。且夫人固號爲有知矣。獨是所謂知者。果何等物也。謂知出乎心。心司紅血紫血之出納。烏覩所謂知耶。則必出於腦。剖腦而察之。其色灰敗。其質脂。其形窪隆不平。如核桃仁。於所謂知。又無有也。切而求之。心何以能司血。腦之形色。何所於用。夫非猶是好惡攻取也歟。人亦一物耳。是物不惟有知。抑竟同於人之知。惟數多寡異耳。或曰。夫如是何以言無

性也。曰凡所謂有性無性。皆使人物歸於一體而言。莊所謂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也。謂人有性。物固有性矣。謂物無性。人亦無性。然則即推物無知。謂人亦無知。無不可也。今既有知之謂矣。知則出於以太。不生不滅。同焉。靈魂者。即其不生不滅之知也。而謂物無靈魂。是物無以太也。可乎哉。西人論心靈。進窮艷麗之所本。因謂齒角羽毛。華葉增萼。雲謠波詭。霞綺星明。凡物皆能自出其光采以悅人。然則其中莫不有至精靈者焉。何復自背其說。謂物無靈魂。故知此必不然矣。抑彼更有大謬不然者。既知靈魂之後。果爲天堂地獄。或永苦。或永樂。獨不明靈魂之前。因爲何求之不得。乃強爲之說。曰人皆有罪似矣。罪於何起。則又強爲之說。曰始祖亞當夏娃。及歷代祖宗所遺之罪。夫前人之罪。前人實承之。於後人何與。罪人不孥。人法猶爾。豈天之仁愛。乃不逮人乎。且彼所重者靈魂。而原罪於前人。是又專重體魄矣。體魄爲前人所遺。豈靈魂亦前人所遺乎。然則前人之靈魂。又何往。若謂轉爲後人之靈魂。是一性自爲輪迴。與其教之宗旨不合。與永樂永苦尤不合也。審是。則靈魂亦自有罪而自受之。自無始來。死生流轉。曾無休息。復於生體魄。不生靈魂。前人何與也。易雖有餘慶餘殃之說。殆以觀

吾所以異
下漏於異
二字

仁

學

九十三

型起化言之。所謂餘者。慶不一慶。殃不一殃之謂。必非餘而遺諸後人矣。乃中國之談因果。亦輒推本前人。皆泥於體魄。轉使靈魂之義晦昧而不彰。過矣。蓋與西人同也。泥於體魄。中國一切誣妄惑溺。始由是起矣。事鬼神者。心事之也。即自事其心也。即自事其靈魂也。而偏妄擬鬼神之體魄。至以土木肖之。土木盛而靈魂愚矣。靈魂愚而體魄之說橫矣。風水也。星命也。五行也。壬遁也。雜占雜忌也。凡爲禍福富貴利益而爲之者。皆見及於體魄而止。不謂儒之末流。則亦專主體魄以爲教。其言曰。吾所以異端者。法度文爲。皆自親而及疏也。彼墨子之兼愛。亂親疏之言也。嗚呼。墨子何嘗亂親疏哉。親疏者。體魄乃有之。從而而有。則從而亂之。若夫不生不滅之以太。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復何親疏之有。親疏且無。何況於亂。不達乎此。反詆墨學。彼焉知惟兼愛一語。爲能超出體魄之上。而獨任靈魂。墨學中之最合以太者也。不能超體魄而生親疏。親疏生分別。分別親疏。則有禮之名。自禮明親疏。而親疏於是乎大亂。心所不樂。而強之。身所不便。而縛之。縛則升降拜跪之文繁。強則至誠惻怛之意汨。親者反緣。此而疏。疏者亦可冒此而親。日糜其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陰。以從事無謂之虛禮。即彼

自命爲守禮。亦豈不知其無謂。特以習俗所尙。聊僞以將之云耳。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禮依仁而著。仁則自然有禮。不待別爲標識。而刻繩之。亦猶倫常親疏。自然而有。不必嚴立等威。而苛持之也。禮與倫常。皆原於仁。而其究也。可以至於大不仁。則泥於體魄之爲害大矣哉。

不生不滅。烏乎出。出於微生滅。此非佛說菩薩地位之微生滅也。乃以太中自有之微生滅。爲不生不滅。至於佛入涅槃。度以加矣。然佛固曰。不離師子座。現身一切處。一切入。一入一切。則必時時從兜率天宮下。時時投胎。時時住胎。時時出世。時時出家。時時成道。時時降魔。時時轉法輪。時時般涅槃。一刹那頃。已有無量佛生滅。已有無量衆生生滅。已有無量世界法界生滅。求之過去。生滅無始。求之未來。生滅無終。求之現在。生滅息過。乎前而未嘗或住。是故輪迴者。不於生死而始有也。彼特大輪迴耳。無時不生。死即無時。非輪迴。自有一出一處。一行一止。一語一默。一思一寂。一聽一視。一飲一食。一夢一醒。一氣縷一血輪。彼去而此來。此連而彼斷。去者死。來者又生。連者生。斷者又死。何所爲而生。何所爲而死。乃終無能出於生死輪迴之外。可哀矣哉。由念念

相續而造之使成也。例乎此。則大輪迴亦必念念所造成。佛故說三界惟心。又說一切惟心所造。人之能出大輪迴與否。則於其細輪迴而知之矣。細輪迴不已。則生死終不得息。以太之微生滅亦不得息。莊曰。藏舟於壑。自謂已固。有大力者夜半負之而走。吾謂將並壑而負之走也。又曰。鴻鵠已翔於萬仞。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吾謂並藪澤亦一已翔者也。又曰。日夜相代乎前。吾謂代則無日夜者。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吾謂方則無生死也。王船山曰。己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吾謂今日者。即無今日也。皆自其生滅不息言之也。不息故久。久生不息。則暫者縣之。永短者引之。長渙者統之。萃絕者續之。巨有數者渾之。而無數。有跡者溝之。而無跡。有間者強之。而無間。有等級者通之。而無等級。人是故皆爲所瞞。而自以爲有生矣。孔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晝夜即川之理。川即晝夜之形。前者逝而後者不舍。乍以爲前。又以居乎後。卒不能割而斷之曰。孰前孰後也。逝者往而不舍者復繼。乍以爲繼。適以成乎往。卒不能執而私之曰。孰往孰繼也。可攝川於涓滴。涓滴所以匯而爲川。可縮晝夜於瞬息。瞬息所以衍而爲晝夜。亦逝而已矣。亦不舍而已矣。非一非二。非斷非常。旋生旋滅。

即滅即生生與滅相授之際微之又微至於無可微密之又密至於無可密夫是以融化爲一而成乎不生不滅成乎不生不滅而所以成之微生滅固不容掩焉矣

今夫我何以知有今日也。比於過去未來而知之。然而去者則已去。來者又未來。又何以知有今日。迨乎我知有今日。則固已逝之今日也。過去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過去。未來獨無今日乎。乃謂之曰未來。今日則爲今日矣。乃闕明日。則不謂今日爲今日。闕又明日。又不謂明日爲今日。日析爲時。時析爲刻。刻析爲分。分析爲秒。忽。秒忽隨生而隨滅。確指某秒某忽爲今日。某秒某忽爲今日之秒忽。不能也。昨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今日則皆滅。今日之天地物我據之以爲生。明日則又滅。不得據今日爲生。即不得據今日爲滅。故曰。生滅即不生不滅也。抑嘗有悟於夢矣。一夕而已。而夢中所閱歷者。或數日。或數月。或數年。或數十年。夫一夕而已。何以能容此。此而能容。當不復醒。及其既醒。而數日數月數年數十年者。即又何往。庸詎知千萬年前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庸詎知千萬年後之今日。非今日之今日。佛故名之曰。三世一時。三世一時。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今日。逝者而已矣。今夫我又何以知有我也。比於非我而知之。然

而非我既已非我矣。又何以知有我。道乎我知有我。則固已逝之我也。一身而有四體。五官之分。四體五官而有筋骨血肉之分。筋骨血肉又各有無數之分。每分之質點。又各有無數之分。窮其數可由一而萬萬也。今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由胚胎以至老死。由氣質流質以成定質。由膚寸之形以抵七尺之幹。又由體魄以終於潰爛朽化。轉朽變爲他物。其數亦由一而萬萬也。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我之往來奔走也。昨日南而今日北。謂我在北。則昨南之我何往。謂我去南。則今北之我又非終於不去。確指南者是我。北者是我。不能也。我之飲食呼吸也。將取乎精英以補我之氣與血。然養氣也。旋化而爲炭氣。紅血也。旋變而爲紫血。或由九竅而出之。爲氣。爲唾涕。爲泗涕。爲矢溺。爲凝結之物。或由毛孔而出之。爲熱氣。爲濕氣。爲汗。爲油。爲垢膩。或爲鬚髮之脫。或爲爪甲之斷落。方氣血之爲用也。曾不容秒忽而旋即謝去。確指某氣縷之出入爲我。某血輪之流動爲我。不能也。以生爲我。而我倏滅。以滅爲我。而我固生。可云我在生中。亦可云我在滅中。故曰不生不滅。即生滅。

也。抑嘗有悟於思矣。謂思在腦。腦之形有量而思無量。或一世界。或數世界。或恆河沙數世界。莫不朗懸目前。了了可辨。夫以無量入有量。有量何往。及所思既倦。而無量又何往。一切衆生。併而爲我。我不加大。我徧而爲一切衆生。我不減小。故名之曰。一多相容。一多相容。則無可知也。自以爲知有我。逝者而已矣。王船山亦有言。以爲德之已得。功之已成。皆其逝焉者也。夫目能視色。迨色之至乎目。而色既逝矣。耳能聽聲。迨聲之至乎耳。而聲既逝矣。惟鼻舌身亦復如是。體貌顏色。日日代變。晨起而觀人。無一日同也。骨肉之親。聚處數十年。不覺其異。然回憶數十年前之情景。宛若兩人也。則日日生者。實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繼繼承承。運以不停。執不欲攀援而從之哉。而勢終處於不及。世人妄逐既逝之榮辱得喪。執之以爲哀樂。過駒不留。而墮甌猶顧。前者末忘。而後者沓至。終至接應不暇。而卒於無一能應。不亦悲乎。

一多相容也。三世一時也。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烏知爲天地萬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乎。真理之不知。反緣歷劫之業力。障翳深厚。執妄爲真。認賊爲子。自擾自亂。自愚自或。遂爲對待所瞞耳。對待生於彼此。彼此生於有我。我爲一對我者爲人。則生二人。我

之交。則生三。參之伍之。錯之綜之。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名實未虧。而愛患因之。由是大小多寡。長短久暫。一切對待之名。一切對待之分別。毅然闕然。其瞞也。其自瞞也。不可以解矣。然而有瞞之不盡者。偶露端倪。所以示學人以路也。一夢而數十年月也。一思而無量世界也。尺寸之鏡。無形不納焉。銖兩之腦。無物不志焉。西域之技。吐火而吞刀。真人之行。火不熱而水不濡。水爲流質。則相浮游泳。若處於空地爲圓體。則倒豎橫斜。皆可以立。同一空氣。忽傳聲忽傳光而不殺也。同一電浪。或傳熱或傳力而不舛也。虛空有無量之星日。星日有無量之虛空。可謂大矣。非彼大也。以我小也。有人不能見之微生物。有微生物不能見之微生物。可謂小矣。非彼小也。以我大也。何以有大。比例於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於我大而得之。然則但有我見。世間果無大小矣。多寡長短久暫。亦復如是。疑以爲幻。雖我亦幻也。何幻非真。何真非幻。真幻亦對待之詞。不足疑對待也。驚以爲奇。而我之能言能動能食能思。不更奇乎。何奇非庸。何庸非奇。庸奇又對待之詞。不足驚對待也。凡此皆瞞之不盡者。而尤以西人格致之學。爲能畢發其覆。漲也縮之。微也顯之。亡也存之。盡也衍之。聲光虛也。可貯而實之。形質阻也。可

鑿而洞之。聲光化電氣重之說盛。對待或幾幾乎破矣。欲破對待。必先明格致。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對待。有此則有彼。無獨有偶焉。不待問而知之。辨對待之說也。無彼復無此。此即彼。彼即此焉。不必知。亦無可知。破對待之說也。辨對待者。西人所謂辨學也。公孫龍惠施之徒。時術之。堅白異同之辨。曲達之。學者之始基也。由辨學而算學。算學實辨學之衍於形者也。由算學而格致。格致實辨學算學同致於用者也。學者之中成也。格致明而對待破。學者之極詣也。孔曰。下學而上達。未有可以躐等而躐幾。亦何可以中止而自畫也。故嘗謂西學皆源於佛學。亦惟西學而佛學可復明於世。彼其大笑而不信。抑又何據而然乎。豈不以眼耳鼻舌身所不及接也。此其愚惑也。滋甚。眼耳鼻舌身所及接者。曰色聲香味觸五而已。以法界虛空界衆生界之無量無邊。其間所有。必不止五也。明矣。僅憑我所有之五。以妄度無量無邊。而臆斷其有無。奚可哉。是故同爲眼也。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肉眼見爲國土。爲虛空。天眼或見爲海水。爲地獄。無所見而不異焉。慧眼以上。又各有異。奈何以肉眼所見爲可據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即以肉眼耳論。有遠鏡顯微鏡所見。而眼不及見者焉。又有遠鏡顯微鏡

亦不及見者焉。有電筒德律風所聞。而耳不及聞者焉。又有電筒德律風亦不及聞者焉。且眼耳所見聞。又非真能見聞也。眼有簾焉。形入而繪其影。由簾達腦而覺爲見。則見者見眼簾之影耳。其真形實萬古不能見也。豈惟形不得見。影旣緣繪而有是。必點點綫綫而綴之。枝枝節節而累之。惟其甚速。所以不覺其勞倦。迨成爲影。彼其形之逝也。亦已久矣。影又待腦而知。則影一已逝之影。並真影不得而見也。故至遠之恆星。有毀已千萬年。而光始達於地者。推光行之速率。至於密邇。亦何莫不然。耳有鼓焉。聲入而省其響。由鼓傳腦而覺爲聞。則聞者聞耳鼓之響耳。其真聲實萬古不能聞也。豈惟聲不得聞。響旣緣肖而有是。必彼之旣終。而此方以爲始。惟其甚捷。所以不覺其斷續。迨成爲響。彼其聲之逝也。亦已久矣。響又待腦而知。則響一已逝之響。並真響不得而聞也。故雷礮之遠發。山谷之徐應。有踰時而聲始往返者。推聲浪之速率。至於切近。亦何莫不然。懸風久視。大如車輪。床下蟻動。有如牛鬪。眼耳之果足恃耶。舌鼻依香之逝。舌依味之逝。身依觸之逝。其不足恃均也。恃五以接五。猶不足以盡五。况無量無邊之不止五。彼其大笑而不信。乃欲恃五以接不止五乎。恃五則五寡矣。然恃五又多此。

五矣。苟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鼻嗅。不以舌嘗。不以身觸。乃至不以心思。轉業識而成智慧。然後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之真理。乃日見乎前。任逝者之逝。而我不逝。任我之逝。而逝者卒未嘗逝。真理出。斯對待不破。以自破。

反乎逝而觀。則名之曰日新。孔曰革去故。鼎取新。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夫善至於日新而止矣。夫惡亦至於不日新而止矣。天不新何以生地。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暑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縟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孔曰改過。佛曰懺悔。耶曰認罪。新之謂也。孔曰不已。佛曰精進。耶曰上帝國近爾矣。新而又新之謂也。則新也者。夫亦羣教之公理也。德之宜新也。世容知之。獨何以居今之世。猶有守舊之鄙生。斷斷然曰不當變法何哉。是將挾其蕭徹情怯之私。而窒天之生。而扼地之運行。而蔽日月之光明。而亂四時之迭更。而一獮百產萬靈之芸芸。不恤亡學亡政亡教。以拗戾乎不生不滅者也。雖然彼之力。又何足以云爾哉。母亦自斷其方生之化機。而與於不仁之甚。則終成爲極舊極敝一殘朽不靈之廢物而已矣。乃彼方詡於人曰好古。是又大惑也已。古而可好。又何必爲今之

人哉。所貴乎讀書者，在得其精意以充其所未逮焉耳。苟以其跡而已，則不問理之是非，而但援事之有無，梟獍四凶，何代蔑有，殆將一一則之效之乎？鄭玄箋詩言從之邁，謂當自殺以從古人，而嘗笑其愚。今之自矜好古者，奚不自殺以從古人，而漫鼓其輔頰舌以爭乎今也？夫孔子則不然，刪書則斷自唐虞，存詩則止乎三百，然猶早歲從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於獲麟，默知非變法不可，於是發憤作春秋，悉廢古學而改今制，復何嘗有好古之云云也？口口口口論語第七篇，當是默而第七，劉歆私改默爲述，竄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十四字，以申其古學篇名，遂號述而矣。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生知與敏求相反相對，文義自足，無俟旁助，而忽中梗好古二字，語意都不連貫，是亦歆竄矣。世其甘爲莽歆之奴隸也乎？則好古亦其宜也。口口口口於文從古，皆非佳義。從艸則苦，從木則枯，從艸木則楛，從罔則罟，從辛則辜，從文則故，從口則固，從歹則殍，從疒則疴，從監則監，從牛則牝，從疒口則瘡，從水口則澗。且從人則估，估客非上流也。從水爲沽，孔子所不食也。從女爲姑，姑息之謂細人。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歐美二洲以好新而興，日本效之，至變其衣食嗜好，亞非

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國輒動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猶棲心於榛狉未化之世。若於

今熟視無覩也者。莊曰。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諡曰至愚。可不謂之大哀。

日新鳥乎。本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獨不見夫雷乎。虛空洞杳。都無一物。忽有雲雨相
 值。則含兩電。兩則有正有負。正負則有異有同。異則相攻。同則相取。而奔崩轟瀉發焉。
 宇宙爲之掀鼓。山川爲之戰撼。居者愕眙。行者道仆。懦夫懦子。掩耳而良久不怡。夫亦
 可謂暴矣。然而繼之以甘雨。扇之以和風。霧豁天甯。霾斂氣蘇。霄宇軒昭。大地澌澌。三
 辰晶英於上。百彙孚甲振奮於下。蜩飛蟪動。雍容任運而自得。因之而時和。因之而年
 豐。因之而品彙亨通。以生以成。夫孰非以太之一動。而由之以無極也。斯可謂仁之端
 也已。王船山遂於易。於有雷之卦。說必加精明而益微。至屯之所以滿盈也。豫之所以
 奮也。大壯之所以壯也。无妄之所以无妄也。復之所以見天心也。震之所以不喪匕鬯
 而再則泥也。罔不由於動。天行健。自動也。天鼓萬物。鼓其動也。輔相裁成。奉天動也。君
 子之學。恆其動也。吉凶悔吝。貞夫動也。謂地不動。昧於歷算者也。易抑陰而扶陽。則柔
 靜之與剛動異也。夫善治天下者。亦豈不由斯道矣。夫鼎之革之。先之勞之作之。興之。

廢者舉之。傲者易之。飽食煖衣而逸居。則懼其淪於禽獸。烏知乎有李耳者出。言靜而戒動。言柔而毀剛。鄉曲之士。給饘粥。察雞豚。而長養子孫。以之自遁而苟視息焉。固亦術之工者矣。烏知乎學子術焉。士大夫術焉。諸侯王術焉。浸淫淫而天子亦術焉。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頽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關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臺諫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羣四萬萬之鄉愿以爲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而可保也。嗚呼。吾且爲西人悲矣。西人以喜動而霸五大洲。馴至文士亦尙體操。婦女亦侈遊歷。此其崛起爲何如矣。顧哀中國之亡於讎。輒曰此不痛不癢頑鈍而無恥者也。爲危詞以怵之。爲異語以誘之。爲大聲疾呼以寤之。爲通商以招之。爲傳教以聒之。爲報館爲譯書以誨之。爲學

堂爲醫院以拯之。至不得已而爲兵戈槍礮水雷鐵艦以大創之。然而中國則冥然而罔覺。悍然而不顧。自初至終未嘗一動也。夫掘冢中枯骨與數百年之陳死人而強之使動。烏可得乎哉。西人方拳拳焉不以自阻。可謂愚矣。故足爲悲也。西人之喜動。其堅忍不撓。以救世爲心之耶教使然也。又豈惟耶教。孔教固然矣。佛教尤甚。曰威力。曰奮迅。曰勇猛。曰大無畏。曰大雄。括此數義。至取象於獅子。言密必濟之以顯。修止必借之以觀。以太之動機。以成乎日新之變化。夫罔未有能遏之者也。論者闡於佛老之辨。混而同之。以謂山林習靜而已。此正佛所詆爲頑空。爲斷滅。爲九十六種外道。而佛豈其然哉。乃若物之靜也。則將以善其動。而徧度一切衆生。更精而言之。動即靜。靜即動。尤不必有此對待之名。故夫善學佛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

李耳之術之亂中國也。柔靜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胥天地鬼神以淪陷于不仁。而卒無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則曰儉。儉從人命聲。凡儉皆僉人也。且夫儉之與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據而得其比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曰某爲奢。某爲儉也。今使日用千金。俗所謂奢矣。然而有倍徙者焉。有什伯千萬者焉。奢至於極。莫如佛。

金剛以爲地。摩尼以爲坐。種種寶絡帝網。種種寶幢寶蓋。種種香花衣雲。種種飲食勝味。以視世人誰能奢者。則奢之名不得而定也。今使日用百錢。俗所謂儉矣。然而流氓乞丐。有日用數錢者焉。有掘草根屑樹皮苟食以待盡。而不名一錢者焉。儉至於極。莫如禽獸。穴土棲木以爲居。而無宮室。毛羽蒙茸以爲煖。而無衣裳。恃爪牙以求食。而無耕作販運之勞。以視世人誰能儉者。則儉之名不得而定也。本無所謂奢儉。而妄生分別以爲之名。又爲之教。曰黜奢崇儉。雖唐虞三代之盛。不能辨去此惑。是何異搏虛空以爲質。捫颺風而不釋者矣。雖然。無能限多寡。以定奢儉。則試量出入。以定奢儉。俗以爲質。捫颺風而不釋者矣。雖然。無能限多寡。以定奢儉。則試量出入。以定奢儉。俗以日用千金爲奢。使入萬金焉。則固不名之奢。而名之儉。以其尙儲九千於無用之地也。俗以日用百錢爲儉。使入不逮百錢。則不名之儉。而名之奢。以其聰明才力僅足。以及此也。盜則傾之。歎而納焉。是儉自有天然之度。無待崇也。且所謂崇儉。抑又矛盾之說也。衣布臬足矣。而遣使勸蠶桑。胡爲者。豈非導之奢乎。則蠶桑宜禁矣。通有無足矣。而開井取金銀。胡爲者。豈非示之汰乎。則金銀宜禁矣。推此雖日膠離朱之目。斲工倭之指。猶患不給。凡開物成務。利用前民。勵材獎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爲經營。區畫皆

當廢絕。嗟乎。金玉貨幣。與夫六府百產之饒。誠何足櫻豪傑之心胸。然而歷代聖君賢相。貴之重之何哉。以其爲生民之大命也。持籌握算。銖積寸累。力遏生民之大命。而不使之流通。今日節一食。天下必有受其飢者。明日縮一衣。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家累巨萬。無異窮人。坐視羸瘠盈溝壑。餓殍蔽道路。一無所動于中。而獨室家子孫之爲計。天下且翕然歸之曰。儉者美德也。是以奸猾桀黠之資。憑藉高位。尊齒重望。陰行豪強兼并之術。以之欺世盜名焉。此鄉愿之所以賊德。而尤爲僉人之尤矣。向以爲米鹽凌雜雞豚詭詐。特老嫗竈婢之所用心。及泛覽於今之士大夫。乃莫不然。寧使粟紅貫朽。珍異腐敗。終不以分於人。一聞興作工役。莫不動色相戒懼。以爲家之素也。其教誡子弟。必以儉爲莫大之寶訓。而子弟卒以狂蕩破家。聞抑嘗觀於鄉矣。千家之聚。必有所謂富室焉。左右比鄰。以及附近之困頓不自聊者。所仰而以爲生也。乃其刻谿瑣齋。彌甚於人。自苦其身。以剝削貧民爲務。放債則子巨於母。而先取質。糶糶則陰伺其急。而厚取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及其箝絡久。胥一鄉皆爲所併吞。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入租稅於一家。周禮有保富之文。富而若此。豈堪更保之耶。居無何。鄉里日益貧。則流而

爲盜賊伺釁劫奪焚殺富室乃隨之煨燼即幸而不至此愈儉則愈陋民智不興物產凋竄所與皆窶人也已亦不能更有所取且暗受其銷鑠一傳而後產析而薄食指加繁又將轉而被他人之剝削併吞與所加於人者無或異也轉輾相苦轉輾相累馴至人人儉而人人貧天下大勢遂乃不可以支葛屨園桃之刺詩人有遠憂焉蓋坐此寂寂然一鄉而一縣而一省而逋毒於四海而二萬里之地而四萬萬之人而二十六萬種之物遂成爲至貧極窶之中國不惟中國彼非洲澳洲及中亞之回族美洲之土番印度巫來由之雜色人越南緬甸高麗琉球之藩邦其敗亡之由咸此而已矣言靜者情歸之暮氣鬼道也言儉者齷齪之昏心禽道也率天下而爲鬼爲禽且猶美之曰靜德儉德夫果何取也

夫豈不知奢之爲害烈也然害止於一身家而利十百矣錦繡珠玉棟宇車馬歌舞宴會之所集是固農工商賈從而取贏而轉移執事者所奔走而趨附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孔子猶嘆其小劉著而遺簪田婦方且不惜奈何私壟斷天下之財忍不一散以沾潤於國之人也即使流弊所極利不勝害不猶愈於堅握生民之大命死之於鄙吝

猥陋之小夫哉。然欲求百利而無一害。抑豈無道以處此。必令於富者曰。而瘁而形。而
劬而力。而以而有之積蓄。而悉以散諸貧無貲者。則爲人情所大難。如亦孰爲必使之
散之哉。且將大聚之在流注灌輸之間焉耳。有礦焉。建學興機器以開之。關山通道。
濬川鑿險。咸視此。有田焉。建學興機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蠶織。咸視此。有工焉。
建學興機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紙造糠。咸視此。大富則設大廠。中富附焉。或別爲
分廠。富而能設機器廠。窮民賴以養。物產賴以盈。錢幣賴以流通。己之富亦賴以擴充。
而愈厚。不惟無所用儉也。亦無所用其施濟。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發其覆。
遂至充溢溥遍。而收博施濟衆之功。故理財者。慎毋言節流也。開源而已。源日開而日
亨。流日節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終必困乎己。猶大旱之歲。土山焦。金石流。惟畫守蹊涔。
之涓涓。謂可私於己。果可私於己乎。則孰若濬清渠。激洪波。引稽天之澤。蘇渺莽之原。
人皆蒙惠。而已固在其中乎。然而昧者聞之。又將反其實。曰。機器奪民之利。噫。何不觀
於歐美諸洲。而一繩其得失也。今且詰之曰。民之貧也。貧於物產之饒乎。抑貧於物產
之絀乎。求富民者。將豐其物產以富之乎。抑耗其物產以富之乎。彼必曰。饒富而耗貧。

又詰之曰。百人耕而養一人。與一人耕而養百人。孰爲饒。孰爲耗。彼必曰。耕一養百者。耗。耕百養一者。饒。然則機器固不容緩矣。用貨之生齒。遠繁於昔。而出貨之疆土。無闕於今。其差數無異百之於一也。假而有貨焉。百人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人也。一人百日爲之不足。用機器則一人一日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日也。日愈益省。貨愈益饒。民愈益富。饒十則富十倍。饒百則富百倍。雖不識九九之人。不待布算之勞。可定其比例矣。人特患不能多造貨物。以廣民利耳。或造矣。而力未逮。或逮矣。而時不給。今用機器。則舉無慮焉。其爲功於民。何如哉。稱天之德。不過曰造物而已。而曰奪民利。何耶。且所省之人工。日工。又將他有所興造。利源必推行日廣。豈有失業坐廢之虞。譬之一家焉。伯製器。仲販運。叔耕以供養。季織以供衣。若用機器。助力伯所製器。必加多用。機器運物。仲又舍其販運。而增製機器。機器無衣食之費。叔季初不加其供億。益將委耕織於機器。而增製器。以視向者所獲。不既多乎。難者又曰。機器興。物產饒。物價宜廉矣。而歐美反貴者。何也。曰。此機器之所以利民也。小民窮歲月之力。拮据卒勞。以成一物。豈不欲多得值哉。而價止於此。此其可哀甚矣。蓋物價之貴賤。隱

視民命之重輕以爲衡。治化隆美之世。民皆豐樂充裕。愛惜生命。不肯多人力。亦從而愛惜生命。故創造一物。即因其力之可貴而貴之。苟或不貴。固不急求售。亦將不復造。且民皆富矣。雖多出值。復何吝。然非機器。又何由皆富厚。若此。機器興而物價貴。又以見機器固非奪民利矣。中國之民。至鬻其身以爲奴隸。驅使若犬羊。繫役類重囚。然尙爲美國南洋所迫逐。而不遑得食。身且如此。更何論所造之物。此所以雖賤極。猶莫能售也。乃今之策士。又曰。中國醇俗。靡風爲不可及也。工價之廉。用度之儉。足以制勝於歐美。轉若重爲歐美憂者。嗟乎。此何足異。中國守此不變。不數十年。其醇其靡。其廉其儉。將有食稿壤。飲黃泉。人皆餓殍。而人類滅亡之一日。何則。生計絕。則勢必至於此也。惟靜故惰。惰則愚。惟儉故陋。陋又愚。兼此兩愚。固將殺盡含生之類。而無不足。故靜與儉。皆愚黔首之慘術。而擠之於死也。夫以歐美治化之隆。猶有均貧富之黨。輕身命以與富室爲難。毋亦坐擁厚賞者。時有偏之心。以召之歟。則儉之爲禍。視靜彌酷矣。假賞於人。而歲費子金百之一。世必謂之薄息矣。易以月則厚。易以日則愈厚。是猶一與十二。與三百六十之比也。執藝於肆。歲成一器。雖獲利百之十。世猶謂之賤工矣。易

歲以日富莫大焉。猶十與三百六十之比也。裨販於千里之外。歲一往還。雖獲利十之二。世猶謂之窘賈矣。歲百往還。則猗頓莫尙焉。猶二與百之比也。故夫貨財之生。生於時也。時糜貨財。歉時畜貨財。豐其事相反。適以相成。機器之製與運也。豈有他哉。惜時而已。惜時與不惜時。其利害相去。或百倍。或千倍。此又機器之不容緩者也。時積而成物。物積而值必落。於是變去舊法。別創新物。以新而救積。童子入市。知所決擇焉。而值自上。又有新者。值又上。人巧奮地力盡。程度謹於國。苦窳絕於市。游惰知所警。精良徧於用。西人售物於中國。則以其脆敝者。云中國喜賤值也。喜賤值由於國貧。國貧由於不得惜時之道。不得惜時之道。由於無機器。然則機器興而物價貴。斯乃治平之一效矣。治平進而不已。物價亦進而不已。衰國之民。饗殮不給。裋褐不完。雖有精物。無能承受。而不解事之腐儒。乃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強抑天下之人。使拂性之本。然而相率出於儉。物價自不能違其儉。而孤以騰踴。其初以人謀之不臧。而謗過於天。其繼以窒天生之富有。而挾以制人。自儉之名立。然後君權日以尊。而貨棄於地。亦相因之勢然也。一旦銜勒去。民權興。得以從容謀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杼軸繁而懸鶉之衣絕。工

作盛而仰屋之嘆消。升禁弛。誰不輕其金錢。旅行速。誰不樂乎遊覽。復何有儉之可言哉。且驗之幣政。又有然矣。上古之時。以有易無。無所謂幣也。風化漸開。始有用貝代幣者。今美洲土番。猶有螺殼錢。即中國古時之貝。可爲風化初開之證。久之。民智愈啓。始易以銅。又久之。易以銀。今西國又進而用金。使風化更開。必將舍金而益進於上。夫治平至於人人皆可奢。則人之性盡。物物皆可奢。則物之性亦盡。然治平至於人人可奢。物物可貴。即無所用其歆羨。畔援相與兩忘。而咸歸於淡泊。不惟奢無所眩耀。而奢亦儉。不待勉強而儉。豈必遏之塞之。積疲苦反極。反使人欲橫流。一發不可止。終釀爲盜賊凶叛。攘奪篡弑之禍哉。故私天下者尙儉。其財偏以壅壅。故亂。公天下者尙奢。其財均。以流。流故平。

夫財均矣。有外國焉。不互相均。不足言均也。通商之義。緣斯起焉。西人初亦未達此。故以謂通商足以墟人之國。恐刮取其脂膏以去。則柴立而斃也。於是有所謂保護稅者。重稅外人之貨。以陰拒其來。鄰國不睦。或故苛其稅。藉以相苦。因謂稅務亦足以亡人國也。而其實皆非也。一父有數子。數傳之後。將成巨族。西人因詳稽家之豐耗。每一歲

中生死相抵百人可多一人。使無水旱沴癘兵戈及諸災眚不數十年本國之物產必不能支。將他關新土而勢處於無可關。則幸而有外國之貨物輸入而彌縫之。不啻爲吾之外府。而歲效其土貢。且又無關地之勞費。自然之大利。無便於此者。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於中國。以其貨物仁我。我亦欲購我之貨物以仁彼也。則所易之金銀將不復持去。然輒持去者。誰令我之工藝不興。商賈不恤。而貨物不與匹敵乎。即令中國長此黹黯。無工藝。無商賈。無貨物。又未嘗不益蒙通商之厚利也。己既不善製造。愈不能不仰給於人。此其一利矣。彼所得者金銀而已。我所得者千百種之貨物。貨物必皆周於用。金銀則飢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以無用之金銀。易有用之貨物。不啻出貨傭彼而爲我服役也。此又一利也。或以爲金銀即貨物。金銀竭。貨物亦亡。是無礦之國。則可云爾矣。中國之礦富甲地球。夫誰掣其肘。擢其指。不使其民採之取之。而僅恃己出之支流。以塞無當之漏卮乎。此之不明。而曰以通商致貧。蓄怨毒於外國。不自振奮。而偏巧於推咎情者。固莫不然也。夫彼以通商仁我。我無以仁彼。既足愧焉。曾不之愧。而轉欲絕之。是以不仁絕人之仁。且絕人之仁於我。先即

自不仁於我矣。絕之不得。又欲重稅以絕之。稅固有可重者。徒重稅亦烏能絕之哉。英人嘗重稅麥入矣。卒以大困。旋去其稅。惟重稅其不切民用者。故凡謂以商務稅務取人之國。皆西人之舊學也。彼亡國者。別有致亡之道。即非商與稅。亦必亡也。印度南洋羣島。豈有一可不亡之政哉。閱歷久而利害審。今且悉變其說焉。且夫絕其通商。匪惟理不可也。勢亦不行。今之吳楚。古之蠻夷也。自河南山東視之。儼然一中外也。驟使畫江而守。南不至北。北不至南。日用飲食。各取於其地。不一往來焉。能乎不能乎。況輪船鐵路電線德律風之屬。幾縮千程於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戶闕。初無所謂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更烏從而絕之乎。爲今之策。上焉者獎工藝。惠商賈。速製造。蓄貨物。而尤扼重於開卅。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財均而已。亦不困矣。次之力即不足仁彼。而先求自仁。亦省彼之仁我。不甘受人仁者。始能仁人。旣省彼之仁我。即已舒彼仁我之力。而以舒之者仁之矣。不然。日受人之仁。安坐不一報。游惰困窮。至於爲人翦滅屠割。揆之上天報施之理。亦有宜然焉耳。夫仁者通人。我之謂也。通商僅通之一端。其得失已較然明白。若此。故莫仁於通。莫不仁於不通。

惜時之義大矣哉。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自天子之萬機，以至於庶人之一技，自聖賢之功用，以至於庸衆之衣食，咸自惜時而有也。自西人機器之學出，以製以運，而惜時之具乃備。今第卽運言之，執途人而語之曰：輪船鐵道，可以延年永命，無則短祚促齡，鮮不笑其妄矣。非妄也。有萬里之程焉，輪船十日可達，鐵道則三四日，苟無二者，動需累月經年，猶不可必至。此累月經年之中，仕宦廢其政事，工商滯其貨殖，學子荒其藝文，傭走隳其生計，勞人傷於行役，思婦嘆於室庭，緬山川之履綦，邈音書而飛越。寒暑異候，盜發不時。此父母兄弟骨肉朋友之親，死生契濶，離別憂悲之什，所由作焉。坐此僕僕，無所事事之氣體，雖生而無所裨生人之業，則生不異於死。是此經年累月之命短焉矣。由此類推，無往而非玩時愒日，即幸而得至百年，無形中已耗其強半，又况軍務之不可遲而遲，賑務之不容緩而緩，豪傑散處而無以萃其群，百產棄置而無以發其采，固明明有殺人殺物之患者矣。有輪船鐵道，則舉無慮此。一日可兼十數日之程，則一年可辦十數年之事，加以電線郵政機器製造，工作之簡易，文字之便捷，合而計之，一世所成就可抵數十世，一生之歲月，恍閱數十年，志氣發舒，才智奮起，境

象寬衍和樂充暢。謂之延年永命。豈爲誣乎。故西國之治。一旦軼三代而上之。非有他術。惜時而時無不給。猶一人併數十人之力耳。記曰爲之者疾。惟機器足以當之。夫惜時之效。若此。不惜時之害。若彼。語曰化世之日舒。以長。亂世之日促。以短。有具以惜之。與無具以惜之。治亂之大。閑於此也。若夫微生滅之。修過乎前。與不生不滅相緯而成世界。因而有時之名。於此而不惜。乾坤或幾乎息矣。今不惟不惜。反從而促之。取士則累其科目。用人則困以年資。任官則拘於輪委。治事則繁爲簿書。關吏則故多留難。鹽綱則抑使輪銷。皆使天下惟恐時之不疾馳以去也。嗟乎。時去則豈惟亡其國。將並其種而亡之。抑豈惟存亡爲然哉。宣尼大智。至七十而從心。善財凡夫。乃一生而證果。然則惜時之義。極之成佛成聖。而莫能外。

微生滅。烏乎始。曰是難言也。無明起處。惟佛能知。毛道不定。曷克語此。雖然。吾試言天地萬物之始。洞然窅然。恍兮忽兮。其內無物。亦無內外。知其爲無。則有無矣。知其有無。是亦有矣。俄而有動机焉。譬之於雲。兩兩相遇。陰極陽極。是生兩電。兩有異同。異同攻取。有聲有光。厥名曰雷。振微明玄。參伍錯綜。而有有矣。有右之生也。其惟異同攻取乎。

其成也。其惟參伍錯綜乎。天地萬物之始。一泡焉耳。泡分爲泡。如鎔金汁。因風旋轉。卒成圓體。日又再分。遂得此土。遇冷而縮。由縮而乾。縮不齊度。凸凹其狀。聚暴臬臬。或有紋。紋亦有理。如山如河。縮疾乾遲。溢爲洪水。乾更加縮。水始歸墟。沮洳鬱蒸。草蕃虫蝟。暨他利亞。微植微生。螺蛤蛇龜。漸具禽形。禽至猩猩。得人七八。人之聰秀。後亦勝前。恩怨紛結。方生方滅。息息生滅。實未嘗生滅。見生滅者。適成唯識。即彼藏識。亦無生滅。佛與衆生。同其不斷。忽被七識所執。轉爲我相。執生意識。所見成相。眼耳鼻舌身。又各有見。一成一相。相實無枉。受薰習。此生所造。還入藏識。爲來生因。因又成果。顛倒循環。無始淪淪。淪淪不已。乃灼然謂天地萬物矣。天地乎。萬物乎。夫孰知其內而不在外乎。雖然。亦可反言之。曰。心在外而不在內。是何故乎。曰。心之生也。必有緣。必有所緣。緣與所緣。相續不斷。強不令緣。亦必緣空。但有彼此迭代。竟無脫然兩釋。或緣真。或緣妄。或緣過去。或緣未來。非比依於真。天地萬物乎。妄。天地萬物乎。過去之天地萬物乎。未來之天地萬物乎。世則旣名爲外矣。故心亦在外。非在內也。將以眼識爲在內乎。眼識幻而色。故好色之心。非在內也。心棲泊於外。流轉不停。寔至無所棲泊。執爲大苦。偶於

色而一駐焉。方以得所棲泊爲樂。其令棲泊偶久者。詫以爲美。亦愈以爲樂。然而既名之棲泊矣。無能終久也。棲泊既厭。又轉而之他。凡好色若子女玉帛。若書畫。若山水。及一切有形。皆未有。好其一而念念不息者。以皆非本心也。代之心也。何以知爲代。以心所本無也。推之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吾大腦之所在。藏識之所在也。其前有圓窪焉。吾意以爲鏡。天地萬物。畢現影於中焉。繼又以天地萬物爲鏡。吾現影於中焉。兩鏡相涵。互爲容納。光影重重。非內非外。

其謂有始者。乃即此器世間。一日一地球云爾。若乃日地未生之前。必仍爲日地。無始也。日地既滅之後。必仍爲日地。無終也。以太固無始終也。以太者。亦唯識之相分。謂無以太可也。既託言以太矣。謂以太有始終不可也。然則識亦無終乎。曰。識者無始也。有終也。業識轉爲智慧。是識之終矣。吾聞口口之講大學。大學蓋唯識之宗也。唯識之前五識。無能獨也。必先轉第八識。第八識無能自轉也。必先轉第七識。第七識無能遽轉也。必先轉第六識。第六識轉而爲妙觀察智。大學所謂致知而知至也。佛之所謂知意識轉。然後執識可轉。故曰。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藉乎格物。格物致知者。萬

事之母。孔曰下學而上達也。朱紫陽補格致傳。實用華嚴之五教。華嚴小教小學也。非大學所用。其四教者。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始教也。以求至乎其極。終教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頓教也。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圓教也。無論何事。要必自格致始。此之謂妙觀察智。第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大學所謂誠意而意誠也。佛之所謂執。孔之所謂意。執識轉然後藏識可轉。故曰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執者執以爲我也。意之所。以不誠。亦以有我也。惟平等然後無我。無我然後無所執。而名爲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以我欺我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當其好惡之誠。不知有我。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惟有我。且有二我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灼然見其有我也。欲其無我。必修止觀。君子必慎其獨。孔門之止也。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孔門之觀也。十手十目。佛所謂之千手千眼。千之與十。又何別焉。又以見人十能之已千之也。此之謂平等性智。第八識轉而爲大圓鏡智。大學所謂正心而心正也。佛之所謂藏。孔之所謂心。藏識轉然後前五識不待轉而自轉。

故曰欲修其身者必先止其心。心一有所即不得其正。亦即有不在焉。藏識所以爲無覆無記。心正者無心。亦無心所。無在而無不在此之謂大圓鏡智。前五識轉而爲成所作智。大學所謂修身而身修也。佛之所謂眼耳鼻舌身。孔皆謂之身。孔告顏以四勿。第就視聽言動言之。其直截了當如是。可知顏之藏識已轉也。藏識轉始足以爲仁。三月不違。不違大圓鏡智也。曰三月者。孔自計觀顏之時。至於三月之久也。觀之三月之久。不見其違。可信其終不違也。其餘日月至焉。第七識之我執猶未斷也。至若前五識皆轉。無所往而非仁。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足言也。故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之謂成所作智。夫孔子大聖。所謂初發心時。即成正果。本無功夫次第之可言。若乃現身說法。自述歷歷。亦誠有不可誣者。十五志學也者。亦自意誠入手也。三十而立。意已一而不紛矣。然猶未斷也。四十不惑。意誠轉爲妙觀察智矣。五十知天命。我執斷矣。然猶有天命之見存。法執猶未斷也。六十耳順。法執亦斷。爲平等性智矣。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藏識轉爲大圓鏡智矣。轉識成智。蓋聖凡之所同也。智慧者。孔謂之道心。業識者。孔謂之人心。人心外無道心。即無業識。亦無由轉成智慧。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

則天理亦無從發見。最與大學之功夫次第合。非如紫陽人欲淨盡之誤於離。姚江滿街聖人之誤于混也。且夫大學又與四法界合也。格物。事法界也。致知。理法界也。誠意。正心修身。理事無礙法界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事無礙法界也。夫惟好學深思。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者也。即未有能外佛經者也。口口口曰。三教其猶行星之軌道乎。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乃今耶教則既昌明矣。孔教亦將引厥緒焉。而佛教仍晦盲如故。先生之教主。教反後行。後生之教主。教反先行。此何故歟。豈不以軌道有大小。程途有遠近。即運行有久暫。而出見有遲速哉。佛教大矣。孔次大。耶爲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卒。乃及佛。此其序矣。口口口曰。佛其大哉。列天于六道。而層累于其上。孔其大哉。立元以統天。耶自命爲天已耳。小之其自爲也。雖然。其差如此。而其變不平等。教爲平等。則同。二教殆皆源於婆羅門乎。以同一言天。而同受壓於天也。天與人。不平等。斯人與人。愈不平等。中國自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挾一天以壓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儼然一天。雖胥天下而殘賊之。猶以爲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孔出而變之。刪詩書。訂禮樂。考文字。改制度。而一寓其權於春秋。春

秋惡君之專也。稱天以治之。故天子諸侯皆得施其褒貶。而自立爲素王。又惡天之專也。稱元以治之。故易春秋皆以元統天。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傳多微旨。然旨微猶或弗彰也。至于佛胖公山之召而欲往。孔子之心見矣。後儒狃于君主暴亂之法。幾疑孔爲從逆。而輟遺經大義而不講。彼烏知君者公位也。莊子曰。時爲帝。又曰。遞相爲君臣。國人人可以居之。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無所謂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創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來者也。不爲君主。即詈以叛逆。偶爲君主。又詔以帝天。中國人猶自以忠義相誇示。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夫佛胖公山之召而欲往。猶民主之義之僅存者也。此孔之變教也。泰西自摩西造律。所謂十誡者。偏倚於等威名分。言天則私之曰以色列之上帝。而若屏環球於不足道。至不平等矣。耶出而變之。大聲疾呼。使人人皆爲天父之子。使人人皆爲天之一小分。使人人皆有自主之權。破有國有家者之私。而糾合同志以別立天國。此耶之變教也。印度自喀私德之名立。分人爲四等。上等者世爲君卿大夫士。下等者世爲賤庶奴虜。至不平等矣。佛出而變之。世法則曰平等。出世法竟愈出天之上矣。此佛之變教也。二教不同。同於

變。變不同。同於平等。

由前之說。佛其至矣。由後之說。孔佛皆至矣。然而舉不足以定其等級也。何也。凡教主之生也。要皆際其時。因其勢。量衆生之根器。而爲之現身說法。故教主之不同。非教主之有等級也。衆生所見者。教主之化身也。其法身寔一矣。今試斷章取義。則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強名。言兮演三一。可爲三教之判語。乃夫本一而卒不一。則衆生之爲之。而教主亦會有不幸也。以公羊傳三世之說衡之。孔最爲不幸。孔之時。君主之法度。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謂倫常禮義。一切束縛箝制之名。既已浸漬於人人之心。而猝不可與革。既已爲據亂之世。孔無如之何也。其於微言大義。僅得託諸隱晦之辭。而宛曲虛渺。以著其旨。其見於雅言。仍不能不牽率於君主之舊制。亦止據亂之世之法已耳。據亂之世。君統也。後之學者。不善求其指歸。則辨上下。陳高卑。懍天澤。定名位。祇見其爲獨夫民賊之資焉矣。耶次不幸。彼其時亦君主橫恣之時也。然而禮儀等差之相去。無若中國之懸絕。有升平之象焉。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說於升平之世。而爲天統也。然亦爲其舊教所囿。無能更出于天之上者也。由今觀之。其稱阿羅訶天主。則成唯識論執一

大自在。天之法執也。稱靈魂永生。又近外道之神教也。惟佛獨幸。其國土本無所稱。歷代神聖之主。及摩西約翰。禹湯文武周公之屬。琢其天真。漓其本樸。而佛又自爲世外出家之人。於世間無所避就。故得畢伸其大同之說於太平之世。而爲元統也。夫大同之治。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且無。更何有于君臣。舉凡獨夫民賊所爲。一相箝制束縛之名。皆無得而加諸。而佛遂以獨高於群教之上。時然也。勢不得不然也。要非可以揣測教主之法身也。教主之法身。一而已矣。口口口口。二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則皆拜之矣。斯言也。吾取之。

孔之不幸。又不寧惟是。孔雖當據亂之世。而黜古學。攷今制。託詞寄義于昇平。太平未嘗不三致意焉。今第觀其據亂之雅言。既不足以盡孔教矣。况其學數傳而絕。乃並至粗極賤者。亦爲苟學。攪雜而變本加厲。胥失其真乎。孔學術爲兩大支。一爲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痛詆君主。自堯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兩支皆絕不傳。苟乃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王。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

樂政刑之屬。惟恐箝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爲李斯。而其爲禍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爲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爲卑諂側媚奴顏婢膝。而無傷於臣節。反以其助紂爲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故秦亡而漢高帝術之於上。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君主之潛施其餌也。叔孫通術之於下。今而後知皇帝之貴綿蕪之導君于惡也。漢衰而王莽術之於上。竟以經學行篡弒矣。劉歆術之於下。又竄易古經以煽之矣。新蹶而漢光武術之於上。吾以柔道治天下。蓋漸令其馴擾而已。得長踞之焉。桓榮術之於下。車服稽古之力也。挾尙書以爲裨販。無所用恥焉。如是者四百年。安得不召三國虎爭。五胡湯沸。南北分割之亂哉。至唐一小康矣。而太宗術之於上。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此其猜忌爲何如邪。韓愈術之於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竟不達何所爲而立君。顯背民貴君輕之理。而詔一人以犬馬土芥乎天下。至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乃敢倡邪說。以誣往聖。逞一時之諛說。而壞萬世之心術。罪尤不可道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術

之於上。修太平御覽之書。以消磨當世之豪傑。孫復術之於下。造春秋尊王發微。以割絕上下之分。嚴立中外之防。慘鷙刻覈。盡窒生民之靈思。使不可復動。遂開兩宋南北諸大儒之學派。而諸大儒亦卒莫能脫此牢籠。且彌酷而加厲焉。嗚呼。自生民以來。迄宋而中國乃真亡矣。天乎。人乎。獨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問。等諸自鄙以下可也。類皆轉相授受。自成統緒。無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覩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極崇宋儒。號爲洙泗之正傳。意豈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于己乎。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寧有已時耶。故常以爲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相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執託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爲平等。亦汲汲然勤矣。豈謂爲荀學者。乃盡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荀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誣爲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爲據亂世之法也。且即以據亂之世而論。言倫常而不臨之以天。己爲偏而不全。其積重之弊。將不可計矣。

况又妄益之以三綱。明創不平等之法。軒輊鑿柄。以苦父天母地之人。無惑乎西人輒
詆中國君權太重。父權太重。而亟勸其稱天以挽救之。至目孔教爲偏畸不行之教也。
由是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爲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夫彼君主猶
是耳目手足。非有兩鼻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萬萬之衆哉。則賴
乎早有二綱五倫字樣。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莊子所謂竊鈎者誅。竊國者
侯。田子成竊齊國。舉仁義聖智之法。而並竊之也。竊之而同爲中國之人。同爲孔教之
人。不可言而猶可言也。奈何使素不知中國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新覺羅諸賤類
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凶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
人。亦得從容覲顏。挾持所素不識之孔教。以壓制所素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
如天。而不知其罪。焚詩書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詩書愚黔首。嬴政猶鈍漢矣乎。彼爲苟
學而授君主以權。愚黔首於死。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賣孔之罪哉。孔爲所賣。在天之靈。
宜如何太息痛恨。凡爲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竟不一掃蕩廓清之耶。且耶教
之初亦猶是也。其立天國。即予人以自主之權。變去諸不平等者。以歸於平等。猶孔之

稱天而治也。教未及行。不意羅馬教皇者出。即藉耶之說。而私天於己。以制其人。雖國王之尊。任其廢立。至舐手噴足以媚之。因教而興兵者數百。戰死數千百萬人。猶孔以後君主之禍也。迄路德之黨盛。而教皇始蹶。人始覩耶教之真矣。故耶教之亡。教皇亡之也。其復之也。路德之力也。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統之偽學亡之也。復之者。尚無其人也。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

仁學二

瀏陽譚嗣同遺著

仁

學

七十七

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于孔教者。則黃梨州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爲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黃出于陸王。陸王將續莊之彷彿。王出于周張。周張亦綴孟之墜遺。輒有一二聞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爲顧炎武。顧出于程朱。程朱則苟學之雲祢也。君統而已。豈足罵哉。夫君統有何幽邃之義。而可深耽熟玩。至變易降衷之恆性。變易隆古之學術。至殺其身家。殺其種類。以宛轉攀戀於數千年之久。而不思脫其軛耶。嗚呼。盍亦反其本矣。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爲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而不下儕於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爲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

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爲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
 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觀夫鄉社賽會，必擇舉一長，使治會事，用人理財之權威隸焉。長
 不足以長則易之，雖愚夫愚農，猶知其然矣。何獨于君而不然，豈謂舉之戴之，乃以竭
 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
 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
 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爲怪，固曰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猶顧爲之死節，故夫死節之說，未
 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爲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爲死
 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爲死之理。然則古之死節者，乃皆不然乎？請爲一大言斷之曰：
 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君者宦官宮妾之爲愛，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人之
 甘爲宦官宮妾，而不免于匹夫匹婦，又何誅焉？夫曰共舉之，猶得曰吾死吾所共舉，非
 死君也。獨何以解于後世之君，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
 乎？況又有滿漢種類之見，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樂民之爲其死節矣。
 一姓之興亡，渺渺乎小哉。民何與焉？乃爲死節者，或數萬而未已也。本末倒置，實有加

於此者。伯夷叔齊之死。非死紂也。固自言以暴易暴矣。則亦不忍復覩君主之禍。遂一瞑而萬世不視耳。且夫彼之爲前主死也。固後主之所深惡也。而事甫定。則又禱之祠之。俎豆之。尸祝之。豈不亦欲後之人之爲我死。猶古之娶妻者。取其爲我譽人也。若夫山林幽貞之士。固猶在室之處女也。而必脅之出仕。不出仕則誅。是挾兵刃。撻處女而亂之也。旣亂之。又詬其不貞。暴其失節。至爲貳臣傳以辱之。是豈惟辱其人哉。實陰以嚇天下後世。使不敢背去。夫以不貞而失節於人也。淫凶無賴子之於娼妓。則有然矣。始則強姦之。繼又防其姦於人也。而幽錮之。終知姦之不勝防。則標著其不當從已之罪。以威其餘。夫在弱女子。亦誠無如之何。而不能不任其所爲耳。奈何四萬萬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微不平於心。益且詡詡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謂忠。乃爾愚乎。古之所謂忠。以實之謂忠也。下之事上。當以實。上之待下。乃不當以實乎。則忠者共辭也。交盡之道也。豈又專責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又曰。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教主未有不平等者。古之所謂忠。中心之謂忠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應物平施。心無偏袒。可謂中矣。亦可謂忠矣。君爲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

是助紂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嗚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爲輔桀助紂者。幾希。况又爲之培克聚斂。竭澤而漁。自命爲理財。爲報國。如今之言節流者。至分爲國與民爲二事。乎。國與民已分爲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爲其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旣擯斥于國外。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繼自今。即微吾說。吾知其必無死節者矣。

天下爲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遼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彘俗也。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斲楔兪之巨齒。效盜跖之肝人。馬足蹶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乃猶以爲未饜。峻死灰復然之防。爲盜憎主人之計。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設而文字之禍烈矣。且即挾此土所崇之孔教。爲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爲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與彼愈切近者。受禍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

腴入相出將衣冠文物之藪澤詩書藻翰之津塗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爲己之私產止矣。彼起於游牧部落。直以中國爲其牧場耳。苟見水草肥美。將盡驅其禽畜。橫來吞噬。所謂駐防。所謂名糧。所謂釐捐。及一切誅求之無厭。刑獄之酷濫。其明驗矣。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轉使之謝恩。又薄其祿入焉。何謝乎。豈非默使其剝蝕小民以爲利乎。雖然成吉思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裨史中之楊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即彼準部方數千里。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爲何如矣。亦有號爲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台灣者東海之孤島。於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據爲己有。據爲己有。猶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揀。則舉而贈之于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爲。台灣固無傷耳。尙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礮之下。瑟縮於販賣之手。方命之曰。

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已甯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爲同類也。夫自西人視之。則早岐而爲二矣。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抹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爲是言。皆將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自爲之。其禍可勝言哉。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朝鮮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爲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夫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未爲奇也。朝鮮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國。而亦爲是言。豈非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夫其禍爲前朝所有之禍。則前代之人。既已順受。今之人。或可不較。無如外患深矣。海軍燬矣。要害扼矣。堂奧入矣。利權奪矣。財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唯變法可以抹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愚民。變法則民智。方將貧民。變法則民富。方將弱民。變法則民強。方將死民。變法則民生。方將私其智。其富。其強。其生于一己。而以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則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究之智與富與強與生。決非獨夫

之所任爲。彼豈不知之。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水草。寧與之同爲齏粉。而貽其利於人。終不令我所咀嚼者。還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試徵之數百年之行事。與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強學會。若訂俄國密約。皆毅然行之不疑。其跡已若雪中之飛鴻。泥中之鬪獸。較然不可以掩。况東事亟時。決不肯假民以自爲戰守之權。且曰寧爲懷愍。掣飲而決不令漢人得志。固明宣之語言。華人寧不聞而知之耶。乃猶道路以目。相顧而莫敢先發。曰畏禍也。彼其文字之冤獄。凡數十起。死數千百人。違礙千禁書目。凡數千百種。並前數代若宋明之書。亦在禁列。文網可謂至密矣。而今則莫敢誰何。故天命去則虐焰自衰。無可畏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易明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蘇軾猶曰。孔子不稱湯武。眞誣說也。至謂湯武未盡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謂其不當誅獨夫也。以時考之。華人固可以奮矣。且舉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命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亦撥亂之具也。西漢民情易上達。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數犯

邊而終驅之於漠北。內和外威號稱一治。彼吏士之顧忌者誰歟。未必非游俠之力也。與中國最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效。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氣。俠出而鼓更化之機也。儒者輕詆游俠。使比之匪人。烏知困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幸而中國之兵不强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黑人焉。櫻色人焉。將爲准噶爾。欲尙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爲務。多見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又令如策者之意見。竟驅彼於海外。絕不往來。前此本未嘗相通。仍守中國之舊政。他他覘覘。爲大盜鄉愿。吞剝愚弄。驟延長夜。豐蔀萬劫。不聞一新理。不覩一新法。則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蠻者。再二千年。將由今日土番野蠻。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蚩。而生理殄絕。惟餘荒荒大陸。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愛。陰使中外和會。排黃人將亡之種。以脫獨夫民賊之鞅。軛乎。遠者吾弗具論。湘軍之平定東南。此宛宛猶在耳目。

者矣。洪楊之徒，苦於君官，挺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至西國刑律，非無死刑，獨於謀反，雖其已成，亦僅輕繫數月而已，非故縱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謀反公罪也，非一人數人所能爲也，事不出於一人數人，故名公罪。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爲之君者，猶當自反，藉曰重刑之則請自君始，此其爲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軍乃戮民爲義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於既據之城邑，亦未嘗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捕匪爲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捲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夫西人之入中國，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駭詫以爲奇，獨湘軍既興，天下始從而痛絕之。故湘人守舊不化，中外讎視，交涉愈益棘手，動召奇禍。又法令久不變，至今爲梗，亦湘軍之由也。善夫東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有識之士，愈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

中國猶可渙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蓋我西國維新之政。無不從民變而起。云云。是則湘軍助紂爲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猶囂然侈言兵事。豈其庸革堅厚。乃踰三尺之鋼甲。雖日本以全力創之。曾不少覺辛痛耶。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倣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爲仇。非與民爲敵。故無取乎殺敵軍。被傷者爲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饑。中國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汎粟以賑之。且也摧敗中國之軍。從不窮追。追亦不過鳴空礮。懾之而已。是尤有精義焉。蓋追奔逐北。能斃敵十之五六。爲至衆矣。而其未死者。必鑒於奔敗之不免於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鬪以求生。是敗卒皆化爲精兵。不啻代敵操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禽。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非與己爲敵。必無固志。且日希彼之惠澤。當日本去遼東時。民皆號泣從之。其明徵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殺。不殺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蓋圖之哉。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

享大名。矜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湏臾忘也。雖然。彼爲兵者。亦可謂大愚矣。月得餉銀三兩餘。營官又從而減蝕之。所餘無幾。內不足以贍其室家。外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飢疲勞辱。無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凍斃於道。莫或收恤。其無所賴於爲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則驅使就死。養之如彼其薄。責之如此其厚。自非喪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肯願爲兵矣。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至於所謂制兵。養雖愈薄。然本不足以備戰守。又不足論。且其召募。皆集於臨事。非素教之也。敵旣壓境。始起而奪其農民之耒耜。強易以未嘗聞之後膛槍礮。使執以禦敵。不聚殲其兵。而饋械於敵。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得。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過問。即或幸而不死。且嘗立功矣。而兵難稍解。遽遣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或散於數千里外。欲歸不得。淪爲乞丐。而殺游勇之令。又特嚴酷。吾初以爲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爲盜賊者。然不得爲盜賊之証也。旣乃知不然。即其遣散不得歸者也。今制獲游民。先問其曾充營勇否。曾充營勇。即就地正法。而報上官曰。殺游勇若干人。上官即遽以爲功。所謂游勇而已矣。嗚呼。

吾今乃知曾充營勇爲入於死罪之名。上既召之，乃即以應召者爲入於死罪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設陷穽以誘民，從而扼之殺之，以遇禽獸，或尙不忍矣。奈何虐吾華民，果決乃爾乎？殺游勇之不足，又濟之以殺會匪。原會匪之興，亦兵勇互相聯結，互相扶助，以同患難耳。此上所當嘉予贊歎者。且會也者，在生人之公理，不可無也。今則不許其公，不許其公，則必出于私，亦公理也。遂乃橫被以匪之名，株連搜殺，死者歲以萬計。往年梅生李洪同謀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監禁七月，期滿仍逍遙海上，而中國長江一帶，則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平孰甚。況官吏貪於高擢，賤勇涎于厚賞，於是誣陷良民，枉殺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皆所謂穽也。彼其治天下也，於差役亦斯類也。既召而役使之矣，復賤辱之，蹴踏之，三代不得爲良民，著于令甲，且又不唯兵與役之爲穽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工待商者，繁其條例，降其等差，多爲之網罟，故侵其利權，使其前跋後躓，牽制百狀，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於奔走艱蹇，而生人之氣，索然俱盡。然後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予毒也。己此其穽天下之故。莊所謂游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誰歟？君主之禍，所以烈矣。

君臣之禍亟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爲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之爲害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錮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術。故莫以繁其名爲尙焉。君臣之名或尙以人合而破之。至於父子之名則真以爲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議。不知天命者泥於體魄之言也。不見靈魂也。子爲天之子。父亦爲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統之人亦非天所得而陵壓也。平等也。莊曰。相忘爲上。孝爲次焉。相忘則平等矣。詹詹小儒。烏足以語此哉。雖然。又非謂相忘者。遂不有孝也。法尙當舍。何況非法。孝且不可。何況不孝哉。夫彼之言天合者。於父子固有體魄之可據矣。若夫姑之於婦。顯爲體魄之說。所不得行。抑何相待之暴也。古者舅姑。嬰婦行一獻之禮。送爵荐脯。直用主賓相酬酢者處之。誠以付托之重。莫敢不敬也。今則虜役之而已矣。鞭笞之而已矣。至計無復之。輒自引決。村女里婦。見戕於姑。惡何可勝道。父母兄弟。終身茹痛。無術以援之。而卒不聞有人焉。攘臂而出。昌言以正其義。又況後母之於前子。庶妾之於嫡子。主人之於奴婢。其於體魄皆無關。而黑暗或有過此者乎。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有如此矣。記曰。婚姻之禮廢。夫婦

之道苦。本非兩情相願。而強合。渺不相聞之人。繫之終身。以爲夫婦。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權而相苦哉。實亦三綱之說苦之也。夫既自命爲綱。則所以遇其婦者。將不以人類齒。於古有下堂求去者。尚不失自主之權也。自秦垂暴法。於會稽刻石。宋儒煬之。妄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警說。直於室家施申韓。閨闈爲岸獄。是何不幸而爲婦人。乃爲人申韓之岸獄。此在常人。或猶有所忌而不能肆。彼君主者。獨兼三綱而據其上。父子夫婦之間。視爲錐刃地耳。青史所記。更僕難終。今制伯叔父。若從祖祖父。雖朝夕燕見。不能無拜跪。甚至本生父母。臣之妾之。而無答禮。中國動以倫常自矜異。而疾視外人。而爲之君者。乃真無復倫常。天下轉相習。不知怪。獨何歟。尤可憤者。已則瀆亂夫婦之倫。妃御多至不可計。而偏喜絕人之夫婦。如所謂割勢之闈寺。與幽閉之宮人。其殘暴無人理。雖禽獸不逮焉。而工於獻媚者。又曲爲廣嗣續之說。以文其惡。然則闈寺宮人之嗣續。固當珍絕之耶。且廣嗣續之說。施於常人。且猶不可矣。中國百務不講。無以養無以教。獨於嗣續。自長老以至弱幼。自都邑以至村僻。莫不視爲絕重大之事。急急以圖之。何其惑也。徒泥於體魄。而不知有靈魂。其愚而惑。勢必至此。向使伊古以來。人

人皆有嗣續。地球上早無容人之地矣。而何以爲存耶。又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徒庸獨夫民賊之嗣續。復奚爲也。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爲率。取便己故也。

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顧擇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兄弟於朋友之道差近。可爲其次。餘皆爲三綱所蒙蔽。如地獄矣。上觀天文。下察地理。遠觀諸物。近取之身。能自主者興。不能者敗。公理昭然。罔不率此。倫有五而全具自主之權者。一夫安得不矜重之乎。且夫朋友者。固統住世出世所不得廢也。自孔耶以來。先儒牧師所以爲學。莫不倡學會。聯大群。動輒合數千萬人。以爲朋友。蓋匪是即不有教。不有學。亦即不有國。不有人。凡吾所謂仁。要不能不恃乎此。爲孔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從孔遊。其或干祿爲宰。離群索居。孔必斥之。甚至罪爲賊夫人之子。而稱吾與點也。以誘之。及至終不留。睽迸四出。猶咨歎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其晚而惋惜也如此。爲耶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棄其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之倫。而從耶遊。甚至稅吏漁師。皆舍其素業。而同嬉於天國。雖親死歸葬。耶猶不許。曰。聽其死人葬死人。其固結也。又如此。然此猶世法也。若夫釋迦文佛。誠超出矣。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空諸所有。棄之如無。而獨於朋友。則出定入定。無須臾離。說法必與幾萬千人俱。必有十方諸佛諸菩薩來會。而已亦不離獅子座。現身一切處。徧往無酬無邊恒恆沙數世界。與諸佛諸菩薩會。往來酬答。會無休息。甚至如華嚴經所說。雖暫住胎中。而往來聚會說法如故。此其於朋友何如矣。世俗泥於體魄。妄生分別。爲親疎遠邇之名。而末視朋友。夫朋友豈真貴於餘四倫而已。將爲四倫之圭臬。而四倫咸以朋友之道貫之。是四倫可廢也。此非譎言也。其在孔教。臣哉隣哉。與國人交。君臣朋友也。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朋友也。夫婦者。嗣爲兄弟。可合可離。故孔氏不諱出妻。夫婦朋友也。至兄弟之爲友。于更無論矣。其在耶教。明標其旨曰。視敵如友。故民主者。天國之義也。君臣朋友也。父子異宮異財。父子朋友也。夫婦擇偶。判妻皆由兩情相願。而成婚於教堂。夫婦朋友也。至於兄弟。更無論矣。其在佛教。則盡率其君若臣與夫父母妻子兄弟眷屬天親。一一家出家受戒。會於法會。是又普化彼四倫。

者同爲朋友矣。無所謂國。如一國無所謂家。如一家無所謂身。如一身。夫惟朋友之倫獨尊。然後彼四倫不廢。自廢亦惟明四倫之當廢。然後朋友之權力始大。今中外皆修談變法。而五倫不變。則舉凡至理要道。悉無從起點。又況於三綱哉。

西人憫中國之愚於三綱也。亟勸中國稱天而治。以天綱人。世法平等。則人人不失自主之權。可掃除三綱畸輕畸重之弊矣。因秘天爲耶教所獨有。轉譏孔教之不免有闕漏。不知皆孔教之所已有。大易之義。天下地。泰。反之否。火下水。既濟。反之未濟。凡陽下陰。男下女。吉。反之凶。且吝。是早矯其不平等之弊矣。且易曰。統天曰先天。而天弗違。殆與佛同乎。是又出於耶教之上。特此土衆生根。器太劣。不皆聞大同之教。今所流布者。言小康十居七八。猶佛之有小乘。有權教。而又竄亂淆奪於鄉愿之學派。是以動爲彼所持也。今將籠衆教而合之。則爲孔教者鄙外教之不純。爲外教者即笑孔教之不廣。二者必無相從之勢也。二者不相從。斯教之大權。必終授諸佛教。佛教純者極純。廣者極廣。不可爲典要。惟教所適。極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經諸子百家。虛如名理。實如格致。以及希夷。不可聞見。爲人思力所僅能到。乃至思力所必不能到。無不異量而兼容。

殊條而共貫。佛教雖創於印度。而爲婆羅門及回教所厄。卒未得徧行。故印度之亡。佛無與焉。據佛書釋迦文。佛嘗娶二妻。諸大菩薩亦多有妻者。出家乃其一法耳。何嘗盡似今日之僧流乎。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徧詆群教。獨於佛教則歎曰。佛眞聖人也。美士阿爾格特嘗糾同志創佛學會於印度。不數年。歐美各國遂皆立分會。凡四十餘處。法國信者尤衆。且翕然稱之曰。地球上最興盛之教。無如耶者。他日耶教衰歇。足以代興者。其佛乎。英士李提摩太嘗翻譯大乘起信論。傳於其國。其爲各教折服如此。日本素以佛教名於亞東。幾無不通其說者。近日南條文雄諸人。至分詣絕域。徧搜梵文古經。成梵文會。以治佛學。故日本變法之易。亦因佛教隱爲助力。使變動不居。以無膠固執著之見存也。統之佛教能治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地球。星球。盡虛空界。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微塵世界。盡虛空界。何況此區區之一地球。故言佛教。則地球之教。可合而爲一。由合一之說推之。西人深贊中國井田之法。爲能禦天災。盡地利。安土著。平道路。限戎馬。均貧富。其治河爲縱橫方野之隄。實隱用之而收奇效。故盡改民主以行井田。則地球之政。可合而爲一。又其不易合一之故。由語言文字。萬有不

齊越國即不相通。愚賤尤難徧曉。更若中國之象形字。尤爲之梗也。故盡改象形字爲諧聲。各用土語。互譯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則地球之學。可合而爲一。孔教何嘗不可徧治地球哉。然教則是。而所以行其教者則非也。無論何等教。無不嚴事其教主。俾定于一尊。而牢籠萬有。故求智者往焉。求子者往焉。求財者往焉。求壽者往焉。求醫者往焉。由日用飲食之身。而成家人父子之天下。寤寐寢興。靡纖靡巨。人人懸一教主于心目之前。而不敢紛馳于無定。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也。中國則不然。府廳州縣。雖立孔子廟。惟官中學中人。乃得祀之。至不堪。亦必納數十金。醫一國子監生。始賴以駿奔執事于其間。農夫野老。徘徊觀望于門牆之外。既不覩禮樂之聲容。復不識何所爲而祭之。而已獨不得一與其盛。其心豈不曰孔子廟一勢利場而已矣。如此又安望其教之行哉。且西人之尊耶穌也。不問何種學問。必歸功于耶穌。甚至療一病。贏一錢。亦必報謝曰。此耶穌之賜也。附會歸美。故耶穌靡然而日大。彼西人乃爾愚哉。事教主之道。固應如此也。中國之所謂儒。不過孔教中之一端而已。司馬遷論六家要指。其微意可知也。而爲儒者乃始以儒蔽孔教。遂專以剝削孔子爲務。於事功則

曰五尺羞稱也。於學問則曰玩物喪志也。於刑名又以爲申韓刻覈於兵陳又以爲孫吳慘黷。於果報輪迴又以爲異端邪說。皆所不容。孔子之道。日削日小。幾無措足之地。小民無所歸命。心好一事。祀一神。甚至一人祀一神。泉石尸祭。草木神業。而異教乃眞起矣。爲孔者終不思行其教於民也。漢以後佛遂代爲教之。至今日耶又代爲教之。爲耶者曰中國旣不自教其民。卽不能禁我之代爲教。彼日托於一視同仁。我轉無詞以拒。豈惟無詞以拒。往者諸君子抱亡教之憂。哀痛求友。約建孔子教堂。做西人傳教之法。徧傳諸愚賤。某西人聞之曰。信能爲是。吾屬教士。皆可歸國矣。不悟斯舉。適與愚黔首之旨背戾。竟遭禁錮。後雖名爲開禁。實則止設一空無所有之官文書局。徒增一勢利場而已矣。於力不能拒之耶教。則聽之。且保護之。於衰微易制之孔教。則禁之。且嚴絕之。痛哉痛哉。先聖何辜。生民何辜。乃橫遭天闕。於獨夫民賊之手。其始思壓制其人。則謬爲崇奉孔教之虛禮。以安反側。終度積威所劫。已不復能轉動。則竟放膽絕其孔教。此其狼毒。雖蝮蛇鳩鳥。奚以逮此。生其間者。反不如汪洋恣肆於異教。轉可以行其志矣。天津有在教理者。最新而又最小。其書浮淺。了無精義。乃剝孔佛耶回之粗者。

而爲之。然別有秘傳。誓不爲外人道。吾嘗入其教以求之。蓋攘佛教。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借爲服氣口訣而已。非有他奧巧也。然從其教者。幾徧直隸。非其教主力能爾也。賴有果報輪迴諸說。愚夫愚婦。輒易聽從。又嚴斷煙酒。亦能隱爲窮民節不急之費。故不論其教如何。皆能有益于民生。總愈于中國擯棄。賤于教外。乃至全無教也。原夫世間之所以有教。與教之所以得行。皆緣民生自有動而必舒倦而思息之性。然後始得迎其機而利導之人。即至野悍。迫于前塵之既謝。往跡之就湮。循所遭遇。未嘗不戀戀拳拳。相彼禽族。猶有啁啾之頃者。此也。此而無教以慰藉而啓發之。則可哀孰甚焉。傳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豈爲政爲然哉。生無教之時。民苦無所系屬。任取誰何。一妄人所談。至僻陋之教。皆將匍匐往從。不尤可哀乎。雖然。又豈惟愚賤之不教乎。談者至不一矣。約而言之。凡三端。曰學。曰政。曰教學。不一精格致。乃爲實際。政不一興民權。乃爲實際。至於教。則最難言。中外各有所囿。莫能折衷。殆非佛無能統一之矣。言進學之次第。則以格致爲下學之始。基次及政務。次始可窺見教務之精微。以言其衰也。則教不行而政敝。政敝而學亡。故言政言學。苟不言教。則等於無用。其政術學術亦

或反爲殺人之具。然而求保國之急效。又莫捷於學矣。法之敗於普也。師燿君禽。己無存理。普之力非不能徑滅之。然卒與言和者。畢士馬克稔知德民之學。遠不及法。各有疆域。猶可拒守。若滅之。則渾然一國。形見勢絀。莫可遁逃。普其終爲法奴役。若安以一女子復其國。夫固法之己事矣。故破其國而不敢有法人之學爲之也。故曰保國莫捷於學也。萬國公法。兩國開戰之時。於學堂。學會。書院。藏書樓。博物院。天文台。醫院等。皆視同局外。爲礮彈。槍子所不至。且應妥爲保護。然則其朝廷。即不興學。民間亦當自爲之。所以自保也。且朝廷無論如何橫暴。終不能禁民使不學。中國之民。惟此權尙能自主。則由此充之。凡己失之權。無不可因此而胥復也。錮水于鍋爐。勿謂水弱也。烈火燔其下。雖鉞鐵百重。而鍋爐必爲滾裂。漲力之謂也。豫章之木。勾萌于石罅。勿慮無所容也。日以長大。將漸據石所據之地。石且爲之崩離。擠力之謂也。惟學亦具此二力。才智日聰。謀慮日宏。聲氣日通。生計日豐。進無求于人。退無困于己。上而在朝。下而在野。濟濟盈廷。穆穆布列。皆同于學。即皆爲學之所攝。發政施令。直舉而措之可也。某某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某某所謂通亦通。不通亦通。猶意大利之取羅馬城也。初不煩兵刃。

直道教堂于不聞不覩。任其自生自死焉耳。間焉則存。否則去之。無不我而彼何能爲哉。漲力以除舊。擠力以布新。猗歟休哉。而有學也。是以揖讓爲征。誅揭竿。斬木爲受籙。膺圖也。而眈眈思逞期。一洩怨毒于其上者。復何爲乎。且民而有學。國雖亡亦可也。無論易何人爲之君。必無敢虐之。直君亡耳。視君亡。猶易臧獲于民。寧有害焉。故泰西諸國。有此國偶乏其君。乃聘請別國。渺不相涉之人。以爲之君。或竟併數國爲一國。如古之英倫三島。瑞典之於挪威。以及所謂聯邦皆是也。春秋之義。天下一家。有分土。無分民。同生地球上。本無所謂國。誰復能此疆爾界。糜軀命以保國君之私產。而國遂以無權。國無權。權奚屬。學也者。權之尾閭而歸墟也。

以言乎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更何有于保。然此非可以一蹴幾也。世亂不極。亦未由撥亂反之正。故審其國之終不治也。則莫若速使其亂。猶冀萬一有能治之者也。且其間亦有劫運焉。雖獨夫民賊之罪。要由衆生無量生中之業力所感召而糾結。吾觀中國。知大劫行至矣。不然。何人心之多機械也。西人以在外之機械。製造貨物。中國以在內之機械。製造劫運。今之人莫不尙機心。其根皆由于疑忌。乍見一人。其目

灼灼然。其口緘默。其舌矯矯欲鼓。其體能卑屈。而其股肱將欲翱翔而攫搏。伺人之瑕隙而踏焉。吁。可畏也。談人之惡則大樂。聞人之善則厭而怒。以謾罵爲高節。爲奇士。其始漸失其好惡。終則胥天下而無是非。故今人之論人。鮮不失其真焉。京朝士官益以攻擊爲事。初尙分君子小人之黨。旋并君子小人而兩岐之黨之中。又有黨黨之中。又自相攻。一人而前後岐出一時而毀譽矛盾。如釜中蝦蟹。轟然以開。火益烈。水益熱。而閔益甚。故知大劫不遠矣。且觀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劫象焉。試以擬諸西人。則見其萎靡。見其猥鄙。見其粗俗。見其野悍。或瘠而黃。或肥而弛。或萎而偃。其光明秀偉。有威儀者。千萬不得一二。或曰。中國人愁困勞苦。喧隘不潔。易生暗疾。向之所見。蓋無無病者也。固也。然使旣以遭遇攻其外。不更以疑忌巧詐自蠹其中。彼外來之患者。猶可祛也。豈非機心之益其疾耶。無術以拯之。亦惟以心拯之。緣劫運旣由心造。自可以心解之。

夫心力最大者。無不可爲。惟其大也。又適以召阻險。格致盛而愈多難窮之理。化電盛而愈多難分之質。醫學盛而愈多難治之證。算學盛而愈多難取之題。治理盛而愈多

難防之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進愈阻。永無止息。然反而觀之。向使不進。乃并此阻而不可得。是阻者進之驗。弊者治之效也。同消同長。道通爲一。惟在不以此自阻焉耳。苟畏難而偷安。防害而不敢興利。動援西國民黨之不靖。而謂不當學西法。不知正其治化日進之憑據也。即有小亂。當統千萬年之全局觀之。徒童闢于一孔。謂頭痛當醫頭。腹痛當醫腹。遂并置全局于不顧。此其心力誠不足道矣。然而知心力之大可恃。不審心力之所由發。直情徑遂。壯趾橫行。則將以平機心之心力。轉而化爲機心。以機愈機。軸輪雙轉。助劫而已。焉能挽劫哉。然則如之何。曰。蓋于一人試之。見一用機之人。先去乎自己機心。重發一慈悲之念。自能不覺人之有機。人之機爲我忘。亦必能自忘。無召之者。自不來也。此可試之一二人而立效。使心力驟增萬萬。天下之機心不難泯也。心力不能驟增。則莫若開一講求心之學派。專治佛家所謂願力。英士烏持亨立所謂治心免病法。合衆人之心力爲之。亦勿慮學派之難開也。各教教主。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創之者也。蓋心力之實體。莫大于慈悲。慈悲則我視人平等。而我以無畏。人視我平等。而人亦以無畏。無畏則無所用機矣。佛一名大無畏。其度人也。曰施無畏。無畏

有五曰無死畏。無惡名畏。無不活畏。無惡道畏。乃至無大衆威德畏。而非慈悲。則無以度之。故慈悲爲心力之實體。今夫向人涕泣陳訴。惻怛沈痛。則莫不暫息其機心。而哀憐之。故僅悲而不慈矣。足感人若此。又況天地民物。爲無量之大慈悲乎。

以心挽劫者。不惟發願拯本國。并彼極強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心。不公。則道力不進也。故凡教主教徒。不可自言爲某國人。當如耶穌之立天國。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質言之曰無國可也。立一法。不惟利於本國。必無損於各國。使皆有利。創一教。不惟可行於本國。必合萬國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以此心爲始。可言仁言恕。言誠。言絜矩。言參天地。贊化育。以感一二人。而一二化。則以感天下。而劫運可挽也。今夫西國。豈非所謂極盛強者哉。然以衡諸地球萬萬年之全運。爲人言思擬議所不能及之盛。則猶堆積盈野之礪。特徵引其緒耳。烏足爲極。且致衰之道。亦不一矣。中國土耳其。阿富汗。波斯。朝鮮。海內所號爲病夫者也。英美德法諸國。不併力强革其弊政。以療其病。則其病將傳染於無病之人。而俄羅斯則故曲徇其守舊之意。虛爲保護之貌。惟恐他國革其弊政。所以陰弱之。又以自固其君主國之勢。使守舊者感其惠。而守

舊之國亦竟深相倚寄。中國則訂密約矣。朝鮮寄居其使館。且授兵柄矣。乘渴而飲以鴆酒。乘饑而飽以漏脯。愚公之愚固折入於俄而不足惜。彼旁觀者獨不慮孫策坐大乎。中國官吏虐殺回教人。西甯有已降老弱婦孺萬餘人。鎮將鄧增一夕盡殺之。而以克復三國關張皇入告。回教切齒。思歸俄國。土耳其又虐殺害希臘教人。革雷得島亞米尼亞人。兵連禍結。數年不息。希臘教人切齒。思歸俄國。嗚呼。吾將見可殺克之馬兵。蹂躪歐亞兩洲。而各國甯能無恙耶。即彼兩國亦甯能無物極必反。俱傷而兩敗耶。地球戰禍。殆於不可紀極矣。顧此猶其顯而易見者也。若夫各國致衰之由。則不甯惟是。吾敢明斷之曰。各國欺陵遠近。東病夫之道。即其所以致敗衰之道。何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則信與義。其內治外交之膠粘物也。各國之強盛。罔不由於信義。天下既共聞而共見之矣。不幸獨遇所謂病夫者。以信義待之。彼反冥然罔覺。悍然不顧。於是不得已而脅之以威。詐之以術。又不幸脅與詐而果得所欲。且踰其初志焉。將以爲是果外交之妙用也已。相習成風。轉視信義爲迂緩。則以之待病夫者。旋不覺以施諸無病之人。無病之人不能忍受。別求所以相報。由是相詭相遁。外交之信義亡矣。又相習愈深。

以待與國者。旋不覺以施諸國中。之人上下同列。相詭相遁。內治之信義。又亡矣。信義不立。其不同爲病者。與有幾。故本人與己。本非二致。而人心者。反本不可撓者也。撓之以信義。在有道者。觀之。猶以爲其效極於不信不義。況撓之以不信不義。其禍胡可言哉。今將挽救之。而病夫者。非是則莫肯率從。甚矣病夫之累人。而各國遭遇之苦。誠有不幸也。然爲各國計。莫若明目張膽。代其革改。廢其所謂君主。而擇其國之賢明者。爲之民主。如墨子所謂選天下之賢者。立爲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圖存。斯信義可復也。若慮俄國之擾也。則先修歐亞兩洲東西大鐵路。東起朝鮮。貫中國阿富汗波斯東土耳其。梁君士但丁峽。達西土耳其。作爲萬國公路。皆不得侵犯之。按諸地圖。此諸病夫者。同在北緯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間。天若豫爲位置。令其土壤成一直線。苟因天之巧。濟以人力。以三萬餘里之鐵軌。穿爲一貫。如牛鼻之有銜。魚腮之有柳。諸病夫戢戢相依。托餘生于鐵路。不致爲大力者負之而走。其病亦自向蘇。而各國所獲鐵路之利。抑孔厚矣。俄國西比利亞之鐵路成。則東西洋之商旅。皆將出於其途。俄之厚。隣之薄也。今修此路。則彼爲其弧。此爲其弦。遠之於近。其利一。彼路長則成功勞。此路短則成效。

速難之於易。其利二。彼路長則行李稍淹。此路短則計日加捷。遲之於速。其利三。彼越烏拉嶺之南北幹山。與鐵路正交。此循葱嶺之東西幹山。與鐵路平行。險之於夷。其利四。彼近寒帶。天時凜冽。此在溫帶。天時和熙。寒之於暖。其利五。彼荒寒枯瘠。物產蕭寥。此農礦膏腴。物產充足。歉之於盈。其利六。彼工藝製造寂然無聞。此商貨灌輸日不暇給。僻之於繁。其利七。彼人民野悍。駕馭難周。此人民柔順。驅使易效。梗之於馴。其利八。彼人少工價日昂。此人多工價廉賤。散之於聚。其利九。彼一國孤撐。此衆擎易舉。重之於輕。其利十。彼專利於一方。此溥利於萬國。私之於公。其利十一。彼以危人之安。此以安人之危。利之於義。其利十二。彼路爲衆心共疾。此路爲群情爭向。惡之於好。其利十三。彼路成。適以召天下之兵。此路成。足以定天下之兵。失之於得。其利十四。總此十四利。則彼之借款難。此之招股易。昔之於向。其利十五。總此十五利。則彼之償息多。此之償息少。疑之於信。其利十六。總此十六利。則彼之成本重。此之成本輕。耗之於省。其利十七。總此十七利。則彼之獲利微。此之獲利鉅。蓄之於豐。其利十八。總此十八利。則彼之鐵路十年積慮。盡擲黃金於虛牝。此之鐵路一旦出爭。立致青雲於頃刻。廢之於興。

其利十九。總此十九利。則彼不能以鐵路侵人國土。此轉欲以鐵路致其死命。敗之於功。其利二十。且夫弭將廢之兵端。保五洲之太平。仁政也。拯垂亡之弱國。植極困之遺黎。義舉也。籠總滙之商務。收溢散之利源。智謀也。爭棋劫之先着。杜橫流之後患。勇功也。以言乎其實。則詳於二十。以言乎其名。則略舉有四。此蓋轟天絕地之勳德。夫何憚而久不爲也。英法德意奧和比日葡瑞挪丹日本。皆以商爲國。卽皆宜肩此責。而英之商務。尤宜倡首。英見美修萬餘里之大鐵路。遂於加拿大效其所爲。修路以與之平行。夫加拿大。不及美之土地富厚。猶欲與之爭馳。有反乎此者。乃熟視而澹忘之。與美國固素守局外。然此處商務有關。亦何可甘居人後。且華盛頓倡民主於前。林肯復釋黑奴於後。義聞宣昭。炳耀寰宇。乘此時攘臂而出。先烈可讚。鼎足成三。不必爲弭兵之費。抑無俟於公斷之約。神武睿智。其有取諸日本國民雜誌。稱由中部亞洲而出。楊子江畔。爲第一好路。不獨中國之利。天下亦將享受其便。英倫泰晤士報。稱俄路既通之後。當通第二條華路。中國一切商務。可由波斯土耳其。而達歐洲。與俄路並行。亦各粗著其效端。惜乎未究厥旨。衆生業力將消。中外必多同心者矣。

然則中國謀自強益不容緩矣。名之曰自強。則其責在己而不在人。故慎毋爲復仇雪恥之說。以自亂其本圖也。任彼之輕賤我。欺陵我。我當視爲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彼分內可應爲。我不變法。即不應不受。反躬自責。發憤爲雄。事在人爲。怨尤胥泯。然後乃得一意督責。合併其心力。專求自強於一己。則詆毀我者。金玉我也。干戈我者。藥石我也。無事不可借鑒。即隨地皆可見功。耶曰視敵如友。亦誠有益于友也。管子之術。人棄我取。因禍爲福。轉敗爲功。斯亦天下之至巧者矣。蓋心力之用。以專以一。佛教密宗宏於咒力。咒非他用心專耳。故焚咒不通繙譯。恐一求其義。卽紛而不專。然而必尙傳授者。恐自我創造。又疑而不專。思之。鬼神通之。孔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殆謂此也。自強者。強自而已矣。知其爲自覺。多此一知。况欲以加乎人哉。今夫自強之策。其爲世俗常談者。吾弗暇論。論其至要。亦惟求諸己而已矣。行之則王。否則亡。不俟著蔡。毅然可決。則曰變衣冠。文化之消長。每與日用起居之繁簡。得同式之比例。人惟虛情。不欲興事。則心無意於求簡。而聽其繁。苟民智大開。方將經天緯地。酬酢萬物之不暇。豈暇事此繁縟之衣冠。繁必滯。簡必靈。惟簡然後能馭繁。故繁於物者。必先簡於己。一定之理。

無可移易。吾聞西人之論方言矣。教化極盛之國。其言者必簡而輕靈。出於唇齒者爲多。舌次之。牙又次之。喉爲寡。深喉則幾絕焉。發音甚便利。而成言也不勞。所操甚約。而錯綜可至於無極。教化之深淺。咸率是以爲差。此亦繁簡之辨也。又聞之法律家矣。頭等教化之國。國律時時更改。以趨於便。而變通盡利。斯法爲人用人。不至反爲法用。其次則有一定之律矣。教化之深淺。咸率是以爲差。此又靈滯之辨也。夫於衣冠。又何獨不然。既非上衣下裳。而偏爲長齋博袖。既非席地屈坐。而偏爲跪拜頓首。事之顛倒失理。寧有過此。以士大夫而爲此。則猶可言矣。顧農夫之於畎畝。工役之于機器。兵卒之於戰陣。傭隸之於趨走。于今之衣冠禮範。有大不便者。而亦不聞異其制。何耶。嗚呼。君主之弱天下也。必爲甚繁重之禮與俗。使竭畢生之精神。僅足以勝其繁重。而保其身。以不戾于時。則天下必無暇分其精力。思與君主抗。積之既久。忘其本始。遂以爲理之當然。而事之固然。不恤役志于繁重。以自塞錮其聰明。雖禍患在眉睫。亦將不及。顧或語以簡便。則反詫爲詭異。故中國士民之不欲變法。良以繁重之習。漸漬于骨髓。不變其至切近之衣冠。終無由聳其聽聞。決其志慮。而咸與新也。日本之強。則變自衣冠始。

可謂知所先務矣。乃若中國。尤有不可不亟變者。雍髮而垂髮。辨是也。姑無論其出于北狄鄙倍之制。爲生人之大不便。吾試舉古今中外。所以處髮之道。聽人之自擇焉。處髮之道。凡四。曰全髮。中國之古制是也。髮受于天。必有所以用之。蓋保護腦氣筋者也。全而不偏。此其所以長也。而其病則有重髓之累。曰全雍。僧制是也。清潔無累。此其所以長也。而其病則無以護腦。曰半剪。西制是也。既足以護腦。而又輕其累。是得兩利。曰半雍。蒙古韃靼之制是也。雍處適當大腦。既無以蔽護于前。而長髮垂辨。又適足以重累于後。是得兩害。孰得孰失。奚舍奚從。明者自能辨之。無俟煩言而解矣。

心力可見否。曰人之所賴以辨事者是也。吾無以狀之。以力學家凸凹力之狀。狀之。愈能辨事者。其凹凸力愈大。無是力。即不能辦事。凹凸力一奮動。有挽強持滿。不得不發之勢。雖千萬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今畧舉十有八。曰永力。性久不變。如張弓然。曰反力。忽然全變。如弛弓然。曰攝力。挽之使近。如右手控絃然。曰拒力。推之使遠。如左手持弓然。曰總力。能任群重。如槓桿之倚點然。曰折力。能分條段。如尖劈之斜面然。曰轉力。互易不窮。如滑車然。曰銳力。曲而能入。如螺絲然。曰速力。往來飛疾。如鼓琴

而絃顛然曰動力。抵制馳散如遊絲之節動然曰擰力。兩矯相違如絞網而成繩然曰超力。一瞬即過如屈鋼條而使躍然曰鈎力。逆探至隱如弭釣魚時禽時縱然曰激力。雖異爭起如風鼓浪乍生乍滅然曰彈力。驟起擊壓無堅不摧如弩括突矢突矢貫札然曰決力。臨機立斷自殘不恤如劍鋒直陷劍身亦折然曰偏力。不低即昂不令相平所以居已於重也如確杵然曰平力。不低不昂適劑其平所以息物之爭也如懸衡然此之所謂力者皆能挽劫乎不能也此佛所謂生滅心也不定聚也自櫻櫻人奇幻萬變流衍無窮愈以造劫吾哀夫世之所以有機械也無一不緣此諸力而起天賦人以美質人假之以相鬪故才智愈大者爭亦愈大此凹凸力之爲害也然苟無是力即又不能辦事宜如之何曰何莫併凹凸力而用之於仁仁之爲道也凡四曰上下通天交地泰不交曰損上益下益反之損是也曰中外通子欲居九夷春秋大黃池之會是也曰男女內外通子見南子是也終括其義曰人我通此三教之公理仁民之所爲仁也原夫人我所以不通之故腦氣之動法各異也吾每於靜中自觀見腦氣之動其色純白其光燦爛其微如絲其體紆曲紆繞其動法長短多寡有無屢變不定而疾速不可

名言如雲中電。無幾微之不肖。信乎腦即電也。吾初意以爲無法之動。繼乃知不然。當其萬念澄澈。靜伏而不可見。偶萌一念。電象即呈。念念不息。其動不止。易爲他念。動亦大異。愈念愈異。積之至繁。即又淆濁。不復成象矣。於其異念。則異動。因知動法。皆摹擬乎念。某念即某式。某念變某式。必爲有法之動。且有一定之比例。惜其理至蹟。牽涉萬端。爲時太暫。不容一瞬。雖欲詳攷。其道無由。昔天文家誤以天王海王二星。爲無法之動。久始察知其外攝力甚雜。運行易致參差。然統計衆軌道之全體。仍可馭之入算。列之成圖。非無法也。腦氣之動。殆正類此。其動者。意識也。大腦之用也。爲大腦之體者。藏識也。其使有法之動者。執識也。小腦之體也。爲小腦之用者。前五識也。惟睡夢瘋癲。輒爲無法之動。意識未斷。而執識先斷也。執識亦非斷盡。我執未斷。而法執先斷也。大腦明。而小腦半昧也。唯識所謂昏沈。舉第七識暫斷者也。夫斷識本有實序。先意識而後執識。先我執而後法執。今全倒其序。是以成爲無法之動也。睡夢者。乃其平日前五識所受之染。深鏗其體質。品狀於大腦之藏識。而小腦司其啓閉。使布列井井。條理咸備。法執苟斷。是斷其小腦之半。故夢中未嘗不知有我。以我執猶在也。意識漸從藏識中。

發露。一一復呈所染。於前五識。恍然猶前五識重與之接。因而成夢。其實前五識爲小腦之用。小腦既斷。則是前五識已斷矣。然輒迷離謬悠。湊泊無理。幾能別自創一世界。則以無次第整齊之之法執也。是以孩提無夢。智識未盛也。愚人無夢。藏識不靈也。至人亦無夢。前五識不受染也。此睡夢之腦氣動法也。推之瘋顛。亦應如是。惟前五識未斷耳。夫腦氣動法。既萬有不齊。意識乘之。紛紜而起。人與地。時與時。事與事。無所往而不異。則人我安得有相通之理。凹凸力之爲害。即意識之爲害也。今求通之。必斷意識。欲斷意識。必自改其腦氣之動法。外絕牽引。內歸易簡。簡之又簡。以至於無斯意識。斷矣。意識斷。則我相除。我相除。則異同混。異同混。則平等出。至於平等。則洞徹彼此。一塵不隔。爲通人我之極致矣。佛氏之言云。何是山河大地。孔氏之言曰。何思何慮。此其斷意識之妙術。腦氣所由不妄動。而心力所由顯仁矣夫。

天下皆善。其心力也。治化之盛。當至何等地步。曰。此未易一二言。吾試言其粗淺。則地球之治。必視農學爲進退。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夫治而有亂。其必有夫大不得已之故。而保治之道未善也。大不得已之故。無過人滿地球之面積。無可展拓。而人

類之蕃衍。代必倍增。所產不敷所用。此固必亂之道也。今幸輪船鐵路。中外盡通。有餘不足。互相酌劑。總計荒地正多。即丁口再加百十倍。猶易生活。吾觀西國關地通商。汲汲爲殖民政策。而嘆其志慮宏遠矣。王船山嘗恨兩漢史官昧於政體。時承大亂之後。歸降動至百萬。數十萬人。其用兵之數。當不止此。皆不農不耒無業游民也。一旦歸休。如何安置。如何勞來。還定安集之。又操何術。使有執業。足自給而不爲亂。當時至大至難之事。寧有過於此者。而史官一字不及。真可謂無識焉耳。於古既無所徵。後世遂百思不得其故。曾國藩深慨遣散兵卒之難。甚於募練。至於無法以善其後。散勇之潰叛。降人之反覆。不一而足。至今爲戒。試爲思一處置之法。則無若遷耕曠土之爲得也。是以俄遷波蘭人於西比利亞。英遷罪徒於澳洲。各國或遷於非洲。美釋黑奴而封之於曲蘭斯佛耳爲民主國。皆以農政爲消納人口之計。而尤以美封黑奴稱震古鑠今之仁政焉。故人滿之患。必生於他日之土滿。非真滿也。土滿之患。必生於居處之不均。墾闢之不講。亦未能定爲真滿也。苟統五大洲人口兩均。而猶患人滿。斯真滿矣。斯農之所以貴。有學也。地學審形勢。水學禦旱潦。動植學辨物性。化學察品質。漁機學濟人力。

光學論光色。電學助光熱。有學之農。穫數十倍於無學之農。然竭盡地球之力。則尤不止於此數。使地球之力。竭盡無餘。而猶不足以供人之食用。則必別爲他法。攷食用之物。爲某原質。配成。將用各原質。化合爲物。而不全恃乎農。使原質又不足以供。必將取於空氣。配成質料。而不全恃乎物。且將精其醫學。詳攷人之臟腑支體。所以必需食用之故。而漸改其性。求與空氣合宜。如道家辟穀服氣之法。直可不用世間之物。而無不給矣。又使人滿。至於極盡。即不用一物。而地球上駢肩重足。猶不足以容。又必進思一法。如今之電學。能無線傳力。傳熱。能照見筋骨肝肺。又能測驗腦氣體。用久必能去其重質。留其輕質。損其體魄。益其靈魂。兼講進種之學。使一代勝於一代。萬化而不已。必別生種人。純用智。不用力。純有靈魂。不有體魄。猶太古初生。先有蠢物。後有靈物。物既日趨於靈。然後集衆靈物之靈。而爲人。今人靈於古人。人既日趨於靈。亦必集衆靈人之靈。而化爲純用智。純用靈魂之人。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風。可以住空。可以飛行。往來於諸星。諸日。雖地球全毀。一無所損害。復何不能容之有。惟是衆生之業力。難消。地球之變局。日甚。地球由熱而冷。由漲而縮。由鬆而緊。由軟而堅。由圓而扁。歲差數

十抄七十餘年而差一度。二萬餘年而復其始。復其始又不能眞復其原點。則積無量二萬年。而地球之南北極與天空之南北極兩相易位。其間之水火海陸。不知凡幾。經大變。而地球亦有終毀之時。他日之治亂興衰。誠非人之私意所能逆料。然而極之彌勒下生。維摩病起。人民豐樂。山河如鏡。眞性如如。充滿法界。一切衆生。普徧成佛。其未成佛者。舍此世界地球極治之時。必即在地球將毀之時矣。何者。衆生之業力消。地球之業力亦消。衆生之體魄去。地球之體魄亦去。夫地球亦衆生也。亦一度衆生者也。地球之不得即毀。衆生累之也。

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莊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治者。有國之義也。在宥者。無國之義也。曰在宥。蓋自由之轉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爲無國之民。無國則吟域化。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倡隨。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彷彿禮運大同之象焉。而國治如此。而家始可言齊矣。然則大學言家齊而後國治。國

治而後天下平。非歟。曰非也。彼所言者。封建世之言也。封建世。君臣上下。一以宗法統之。天子大宗也。諸侯卿大夫。皆世及。復各爲其宗。民受田于其上。而上之制祿。亦以農夫所入爲差。此龔定盦所以有農夫之作也。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故必先齊其家。然後能治國。平天下。自秦以來。封建久湮。宗法蕩盡。國與家渺不相涉。家雖至齊。而國仍不治。家雖不齊。而國未嘗不可治。而國之不治。則反能牽制其家。使不得齊。於是言治國者。轉欲先平天下。言齊家者。亦必先治國矣。大抵經傳所有此封建世之制。與今日事務。往往相反。明者決知其必不可行。而迂陋之僻儒。輒喜引據典經。僞談古制。實欲見諸施行。而不悟其不合。良足悼焉。或曰。天下至平者。無天下。國至治者。無國家。至齊者。無家。無他。輕滅體魄之事。使人人不困于倫常而已矣。然世有娼妓者。非倫常。非非倫常。亦能困人。禁之乎。抑聽之乎。曰。體魄之事盡。則自無娼妓。不待禁也。苟其不盡。雖禁不止。子不見西國乎。治化不爲不盛。而娼妓日多。卒無術以禁止之。遂成爲五大洲通行之風俗。然而旣不能禁。即不能終聽之矣。凡官之於民。如家人父子然。見有不善。力能禁。禁之固善。力不能禁。即當引爲己任。而與之同其利害。非可閉塞耳目。

置諸不理。以不聞不問。苟焉爲自潔也。娼妓亦其一事焉。明知萬不能禁。則胡不專設一官。經理其事。限足地段。毋與良民雜處。限定名額。寧溢勿隱。潔清其居。毋使致疾。整齊其法。毋使虐待。抽取費用。如保險之利。爲在事諸人之薪俸。規條燦然。莫能欺遁。而陷溺者亦自有止境。豈非仁政之大者哉。雖然。以論於中國民事。有更大於此者。尙且隔膜坐視。不加喜戚于心。又况娼妓之區區者耶。

難者曰。子陳義高矣。旣已不能行。而滔滔然爲空言。復奚益乎。曰。吾貴知。不貴行也。知者靈魂之事也。行者體魄之事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亦不知。知亦知。是行有限。而知焉。限行有窮。而知無窮也。且行之不能及。知又無可如何之勢也。手足之所接。必不及耳目之遠。記性之所含。必不及悟性之廣。權尺之所量。必不及測量之確。實事之所麗。必不及空理之精。夫孰能強易之哉。僻儒所患。能知而不能行者。非真知也。真知則無不能行矣。教也者。求知之方也。故凡教主教徒。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及身行之。且爲後世詬罵。戮辱而不顧也。耶殺身。其弟子十二人。皆不得其死。孔僅免於一身。其弟子七十人。達者蓋寡。佛與弟子。皆飢困乞食。以苦行終。此其亡軀。

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後覺。豈暇問其行不行哉。惟摩西穆罕默德。以權力行其教。君主而已矣。何足爲教主。然則知之與行。孰爲貴而孰爲賤也。今之談者。輒曰吾專言學。是以學教也。否則曰吾專言政。是以政教也。或竝明言曰。吾不言教。是自成爲不言教之教也。不言教之教。禪宗所謂不立文字。又謂運水搬柴。盡是神通妙用。是也。蓋教能包政學。而政學不能包教。教能包無教。而無教不能包教。彼詆教者。不知教之大爲天下所不能逃。而刻意欲居於教外。實深入乎教中。則何其不知量之甚也。故佛說有云。謗佛者即是信。以其既已知有佛矣。不能以謗而自滅其知也。明乎此。復何疑於吾言。且吾言地球之變。非吾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冒天下之道。故至曠而不可惡。吾嘗聞□□之論乾卦矣。於春秋之世之義有合也。易兼三才而兩之。故有兩三世。內卦逆而外卦順。初九潛龍勿用。太平世也。元統也。無教主。亦無君主。於時爲洪荒太古。岷之蚩蚩。互爲酋長。已耳。於人爲初生。勿用者。無所可用者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升平世也。天統也。時則漸有教主君主矣。然去民尙未遠也。故曰在田。於時爲三皇五帝。於人爲童穉。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據亂世也。君統也。君主始橫肆。教主

乃不得不出而劑其平。故詞多憂慮。於時爲三代。於人爲冠婚。此內卦之逆三世也。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據亂世也。君統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者試詞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孔子也。於時則自孔子之時至干今日皆是也。於人則爲壯年以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升平世也。天統也。地球群教將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國將同奉一君主。於時爲大一統。於人爲知天命。上九亢龍有悔。太平世也。元統也。合地球而一教主。一君主。勢又孤矣。孤故亢。亢故悔。悔則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廢。人人可有君主之權。而君主廢。於時徧地爲民主。於人爲功夫純熟。可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此外卦之順三世也。然而猶有迹象也。至於用九見群龍無首吉。天德不可爲首也。又曰天下治也。則一切衆生。普遍成佛。不惟無教主。乃至無教。不惟無君主。乃至無民主。不惟渾一地球。乃至無地球。不惟統天。乃至無天。夫然後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嗚乎。尊教主者。寧教主之願也哉。有惡劣之衆生。而後有神聖之教主。不願衆生之終於惡劣。故亦不願教主之長爲神聖。此推窮治理。必以無教爲極致矣。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教主之出現。誠不幸而遇於不得已焉耳。悲夫。悲夫。

據人之外無事功。即度衆生之外無佛法。然度人不先度己。則己之智慧不堪敷用。而度人之術終窮。及求度己。又易遺棄衆生。顯與本旨相違。若佛所謂證於實際。墮落二乘矣。然則先度人乎。先度己乎。曰。此皆人已太分之過。謔聽謔聽。當如是。知人外無己。己外無人。度人即是度己。度己即是度人。譬諸一身。先度頭乎。先度手乎。頭亦身之頭。手亦身之手。度即并度。無所先後也。若因世俗強分彼此。則反言之曰。度己非度己也。乃度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何以言之。今夫空山修證。潔治心願。此世俗所謂度己者也。然心源非己之源也。一切衆生之源也。無邊海印。萬象森羅。心源一潔。衆生皆潔。度人孰有大於此者。况四萬八千戶蟲在己身。已有無數衆生。安見己身果己身有耶。故曰。度己非度己也。乃度人也。今夫方便施捨。廣行善事。此世俗所謂度人者也。然僅能益衆生之體魄。聊爲小補。衆生迷誤。則如故也。雖法施廣大。宏願熏習。不難資以他力。要視衆生之自力何如。非可人人強之也。由是以談度人。未能度到究竟而已。之功德。則已不可量矣。故曰。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嘗以此說質之。口口。則曰。子前之說是也。後之說謂度人未能度到究竟。亦尙有未盡。今試予人一錢。扶人一步。其爲

度也微矣。然而由此推之，鏗而不舍，極於無量數，終必度到究竟，以度到究竟之因緣，自此而結度人者，勿以善小而不爲可矣。

衆生度得盡否？當在何時度盡？曰：時時度盡，時時度不盡。自有衆生以來，卽各各自有世界，各各之意識所造不同，卽各各之五識所見不同。小而言之，同一期日，皓月緒風，晤雨同一名山大川，長林幽谷，或把酒吟嘯，觸境皆虛，或懷遠傷離，成形卽慘，所見無一同者。大而言之，同一文字語言，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一天下國家，而治者自治，亂者自亂，智慧深，則山河大地，立成金色，罪孽重，則食到口邊，都化猛火，所見更無一同者。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世界因衆生而異，衆生非因世界而異，然則世界衆生度盡，度不盡，亦隨衆生所見何如耳。且卽其實而言之，佛與衆生，同一不增不減之量，謂衆生度不盡，則衆生將日增，謂衆生度盡，則佛將日增，有所增亦必有所減，二者皆非理也。其實佛外無衆生，衆生外無佛，雖眞性不動，依然隨處現身，雖流轉世間，依然遍滿法界，往而未嘗生，生而未嘗往，一身無量，一心無量，一切入一，一入一切，尙何盡不盡之可言哉？是故佛旣說有一小衆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又說卒無有一衆生得滅

度者亦盡亦不盡也。易言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不言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者。殊則不復同。而不害其爲同。固不得強爲同之矣。百則不復一。而不害其爲一。固不得強爲一之矣。噫嘻。天下之勢。其猶川之決乎。一逝而萬古不合。此易之所以始乾而終未濟也。

定價 0.30
冊數

上海書店

社